延續寶晉榮光——米氏家族與其對米芾文化成果之傳承與保存

劉冠宏
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

提　要

藝術史中之典範作品所以能成立，除其本身的品質外，必定經過時間的形塑與他人的建構。參與其形塑、建構過程的幕後推手在歷史上雖少被注意，卻扮演了重要角色，影響了後世所理解、見到的典範形象。在此建構的過程中，典範作品如何保存與傳承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其中藝術家的至親摯友通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以米芾（1051-1107）家族為例，藉由考證米氏家族成員與活動，討論米芾的家世背景、可能的成長環境，以及後代子孫如何將米芾視為家族文化中心，持續進行蒐集、整理其文物並進行米芾形象與家族傳統的建構。學界對米芾長子米友仁（1074-1151）的書畫與其為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的鑒定亦已有研究，其努力不言而喻，但實至米芾曾孫都仍在進行類似的活動。米芾後代透過蒐集米芾書蹟與文章詩詞、書籍刊印、法帖刊刻及學習米芾書風等方式，試圖保存與傳播因靖康之難而流散的米芾作品，並藉此活動建立了共同的家族記憶和文化。這些成果也在歷史幕後持續影響著世人對米芾的理解，值得繼續注意與研究。

關鍵詞：米芾家族、米友仁、米友知、米憲、米巨容、《寶晉山林集拾遺》、《松桂堂帖》

一、前言

學界關於米芾（1051-1107）的研究與討論至今已相當豐富，對其書風發展、作品分析與生平活動等面向皆有相當瞭解，其中較特別的是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以米友仁（1074-1151）為出發點的研究。[1] 石慢考證米友仁的生平與活動，指出米友仁除繼承米芾書法外，對米芾書蹟的鑒定與編整有明確的意識，將時代接近的米芾作品編整成卷，協助《紹興米帖》的刊刻，都間接影響世人對米芾的理解。同理其他米芾家族成員是否有類似米友仁的活動，亦值得注意與探討。本文擬藉史料考證釐清米芾的家族成員與關係，並特別關注這些成員與米芾相關的活動。

現今對米芾家族的認識為米芾有一長子米友仁，另有一具書法天份卻早夭的兒子米友知（1084-1103），其他成員較少被提及，但蔡肇（?-1119）所寫的〈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以下簡稱〈米芾墓誌銘〉）即有米芾家族成員詳細的記載：[2]

> 父仕致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潤州黃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補秘書省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發運司句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為博士，三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國縣君，有賢行。五男，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八女子，

1 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著，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 夏），頁 89-126。

2 蔡肇，字天啟，潤州丹陽人，蔡淵（1034-1119）子。元豐二年（1079）進士，能文長詩歌，工畫山水人物，有《丹陽集》。據蔡肇為米芾所寫的墓誌銘，蔡肇在元豐初（1078）至金陵拜訪王安石（1021-1086）時，米芾也拿著自己的詩文拜訪王安石，因此兩人得以相識：「余元豐初，謁荊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為之銘曰。」米芾在其〈蕭閒堂詩并序〉中也提到蔡肇：「蔡君肇，字天啟，於相知間語僕若素心者，腹者。云得僕於王荊公，蓋僕元豐六年（1083）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不赴，始識荊公於鐘山……」可知兩人是相當好的朋友。此段〈蕭閒堂詩并序〉在《寶晉山林集拾遺》與《寶晉英光集》文字上略有出入，在此以《寶晉山林集拾遺》為主。昌彼得、程元敏、王德毅、侯俊德，《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五）》（臺北：鼎文書局，1975），頁 3792-3793、3798-3799；（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序，據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影印），冊 89，頁 166-168；（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卷 2，〈蕭閒堂詩并序〉，頁 174；（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咸豐蔣光煦校刊涉聞梓舊本影印），輯 63 冊 23，卷 2，〈蕭閒堂詩并序〉，頁 5a-6b。

適進士喬衮、文禧老、南康軍教授段拂、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3]

本文將以〈米芾墓誌銘〉為基礎，依時間先後對成員逐一做考證與討論。

二、米芾的先祖

由於米芾的姓氏特殊，且米姓為昭武九姓之一，因此時有論及米芾者提到米芾出身西域或為祆教教徒，其中提出較多論述者為羅紹文與張小貴。羅紹文認為米姓源於北魏時的西域米國，是以國名為姓氏而來；又米芾詩詞中的「眾香國」是指西域佛國，常書寫〈天馬賦〉是因天馬出自與米國為鄰的大宛，可見米芾祖先來自西域，因此冠服效唐人，其狡詐的個性也與商賈為主的米國有關；米芾潔癖的習性、「火正後人」用印與葬親的禮法則源自祆教。羅紹文由這些線索，認為米芾先祖約於三至四世前才由西域移居至中國。[4] 張小貴也認為米氏源於西域米國，為粟特人後裔，繼承粟特的善畫傳統；米國信仰祆教，米芾「火正後人」印能證明其先祖信仰，米芾可能擔任祆教教務「祆正」一類職務，且遷徙之處多有粟特聚落或祆祠，潔癖也同樣來自祆教；而入華之粟特人逐漸接受佛教亦能說明米芾晚年信仰佛教的原因。張小貴認為米芾為米國粟特人之後裔，信仰祆教，在晚年以佛教為精神寄託。[5] 兩人雖提出許多佐證，但米芾是否為粟特人仍缺乏直接證據。以下由米芾的先祖開始考證。

陳振孫（1183-1262）《直齋書錄解題》〈米氏譜一卷〉條下記：

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勳臣米信之後，信五世為芾，元章又三世為憲。[6]

---

3 （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167。

4 羅紹文，〈米芾為西域人後裔考〉，《歷史研究》，1988 年 2 期，頁 92-95。

5 張小貴，〈宋代米芾族源及其信仰〉，《中華文史論叢》，2010 年 3 期，頁 371-393+401-402。

6 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曾任浙西提舉、知嘉興府、侍郎，有《直齋書錄解題》。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三）》，頁 2605；（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冊 74，卷 8，〈米氏譜一卷〉，頁 4a。陳振孫的此段紀錄塘耕次在其書中亦有引用，但誤將米憲作米寬。塘耕次，《米芾 宋代マルチタレントの実像》（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頁 4-5。除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外，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中有「史氏譜一卷」，內容為「陳氏曰：『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勳臣米信之後，信五世為芾，元章又三世為憲。』」史氏可能為傳抄之誤，應為米氏，而其內容提到的陳氏應就是陳振孫。（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入《國學基本叢書・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據萬有文庫本影印），卷 270，〈史氏譜〉，頁 1710。另外記載米芾五世祖為米信的尚有翁方綱的《米海岳年譜》「其先在宋初有勳臣信，

據此米憲（約活動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為米芾之孫，為其家族編纂《米氏譜》，而米芾的五世祖為米信。

米信為宋初武將，《宋史》有傳，原名米海進，奚族人，征戰有功，但晚年任官多行暴斂，仗勢欺民，後遭告發，未入獄而卒，贈橫海軍節度。米信有子米繼豐（約活動於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前半），任內殿崇班、閤門祗候。[7]《宋史》中僅記米信卒於六十七歲，過世前一年為「四年」，[8] 生卒年未能確定。筆者另在北宋文人上官融（995-1043）《友會談叢》找到相關紀錄，可知米信卒時時值宋真宗（968-1022；997-1022 在位）任開封府尹，[9] 而宋真宗任開封府尹在淳化五年（994）九月，[10] 據此推知米信生於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卒於淳化五年（994）。筆者進一步查證史料，發現米信家族曾與趙宋皇室聯姻。歐陽脩（1007-1072）的《歐陽文忠公集》有米信孫女米氏（999-1049）的墓誌：

>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悟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11]

米氏曾祖父為太子太師米承德（約活動於十世紀），祖父米信，父米繼豐，米氏則嫁給東萊侯趙從悟（約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中）。趙從悟為趙惟忠（?-1015）之子，趙德昭（951-979）之孫，趙匡胤（927-976；960-976 在位）曾孫。[12] 米信家族雖任高官又與皇室聯姻，但在史書中少有記載，僅知米信的風評不佳，為時人所不齒。米信主要是因其戰功而受封，《宋史》中記載：「信不知書，所為多暴橫，上命何

敞五世祖也。」，可能也是根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紀錄。（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粵雅堂叢書南海伍氏刊本），無頁碼。

7 （元）脫脫，《宋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元至正刊本闕卷以明成化刊本配補百衲本影印），冊 28，卷 260，〈米信〉，頁 22297-22298。

8 《宋史》中的「四年」是在端拱之後，文意上是指端拱四年，但端拱僅有兩年，《宋史》應為誤記或漏記。此「四年」應是端拱之後某個年號的四年。

9 「至（米）信之卒時……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府」。上官融，字仲川，濟陰人，曾任信州貴溪縣主簿、平輿縣令、掌真州鹽倉，以太子中舍致仕。（宋）上官融，《友會談叢》，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光緒陸心源校刊十萬卷樓叢書本影印），輯 76 冊 28，卷上，頁 9a-9b；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一）》，頁 30。

10 《宋史》宋真宗本紀：「淳化五年（994）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元）脫脫，《宋史》，卷 6，〈真宗一〉，頁 19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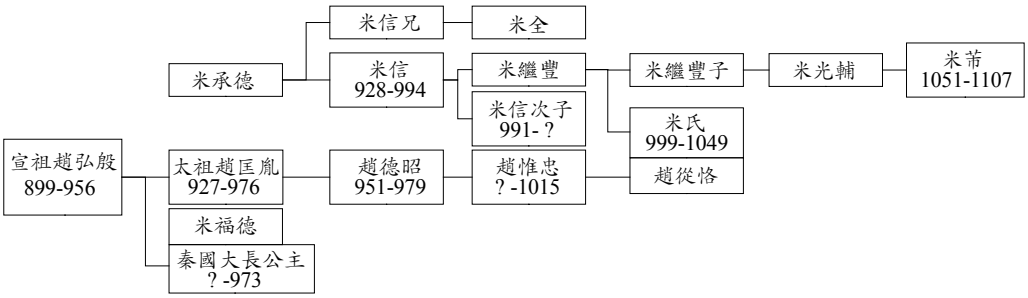
11 （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元刊本影印），冊 44，卷 317，〈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頁 285-286。

12 趙氏家族的成員與關係在《宋史》的宗室世系表中都有詳細紀錄。（元）脫脫，《宋史》，卷 215-232，〈宗室世系〉，頁 21519-21904。

承矩為之副，以決州事。」[13] 可知米信的行政、治理能力並不好，上官融的《友會談叢》中亦有相關紀錄，除稱米信「纖嗇聚斂，為時所鄙」外，更描述米繼豐奢侈浪費，放高利貸等情形，[14] 其餘詳細活動則難以考證。

蔡肇的〈米芾墓誌銘〉中提到米芾「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嗜學。」[15] 以米信的情況來看，確實符合武官的情形，據現有材料，米芾先祖與趙氏皇室的關係可以整理成下表：[16]

表一　米芾先祖與趙氏皇室關係表



由相關記載可知，米芾先祖米信應為北方的奚族，而非來自西域的粟特族，和昭武九姓與米國無關，大約在米信時其家族才開始由塞外移居至中原地區，[17] 以武功在

13（元）脫脫，《宋史》，卷 260，〈米信〉，頁 22298。

14《友會談叢》中關於米信與其子的記載只提到「米信之子」而沒有提到其姓名，但從其文可知此米信之子為長子，有一弟，米信過世時弟方四歲，即生於 991 年，若配合〈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由於米氏生於 999 年，不可能為次子之女，則此長子必為米繼豐。（宋）上官融，《友會談叢》，卷上，頁 8a-10a。

15（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166。

16 此表只列出趙氏部分人物，主要是米氏之夫趙從恪的直系血親。此表中的家族關係、生卒年參考以下文獻：（元）脫脫，《宋史》，卷 215-232，〈宗室世系〉，頁 21519-21904；（宋）上官融，《友會談叢》，卷上，頁 8a-10a；（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頁 285-286；（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8，〈米氏譜一卷〉，頁 4a；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 3315-3602。
由於米信僅有二子，因此米芾必為米繼豐或米信次子的後代，以生卒年份來看，似較有可能是米繼豐的後代，米芾在《書史》中有一段「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棋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代表米芾應非在其父很年輕時就出生，米芾與米信次子生年僅差 60 年輩分要差三輩，可能性較低，但並非完全不可能。（宋）米芾，《書史》，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輯 2 冊 56，頁 7a。另秦國大長公主之夫米福德由姓名推測與米承德或有可能是兄弟，但尚未找到相關證據，仍待進一步查證。

17《宋史》中記錄當時米信的親族多在塞外，曾嘗試讓其姪子米全將親屬接入但失敗。（元）脫脫，《宋史》，卷 260，〈米信〉，頁 22298。

北宋建國之初獲得重用，除任高官外亦與皇室聯姻，但為官暴橫，風評不佳，而其他家族成員也較少被記錄。儘管如此，仍可確定米芾家族在米芾之前就已有一定地位，上官融雖記錄米繼豐揮霍無度且被逐出家門，但米氏與皇室通婚表示其他人身份未被剝奪且依舊與皇室關係密切，米芾的成長環境應尚算優渥。羅紹文與張小貴的推論中值得進一步驗證的是米芾是否信仰祆教，但目前尚未有其他證據且非本文重點，仍待將來進一步考證。

三、米芾的父母親與姐姐

（一）父親米光輔

米芾父親除了在〈米芾墓誌銘〉中提到「父光輔始親儒嗜學」與「父仕致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外，[18] 在翁方綱（1733-1818）的《米海岳年譜》中記錄「父佐，字光輔」。[19] 高輝陽在其〈米芾家世年里考〉也認為米芾父親為米佐，並與李迪（971-1047）之子李柬之（996-1073）有交往，[20] 其根據為米芾《書史》的紀錄：

>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柬之少師以棋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也。[21]

由《書史》可知米芾父親曾任職於濮州，和李柬之為棋友，或也常在李柬之家觀賞書畫。而在李孝廣（約活動於十一世紀）家收藏的王羲之（303-361）黃麻紙十餘帖後鈐有米芾父親的印章，應是經過米芾父親鑒賞。

---

18 （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166-167。

19 翁方綱認為米芾父親字光輔不知根據為何，可能是據蔡肇寫的〈米芾墓誌銘〉，但看到的是張丑《清河書畫舫》所收的版本，有「父光輔」與「父佐」，誤以為「光輔」與「佐」皆是稱米芾父親，因此認為佐為名字，光輔為字。（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無頁碼；（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輯入徐德明校點，《古代書畫著作選刊．清河書畫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池北草堂四庫全書對校本），點字號第九，頁446-448。

20 高輝陽，〈米芾家世年里考〉，《美術學報》，15期（1981.1），頁2601-2625。李迪，字復古，曾任將作監丞，累官資政殿大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定。李柬之，字公明，濮州人，曾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少師。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二）》，頁850、994。

21 （宋）米芾，《書史》，頁7a。

關於米芾父親之名有不同的看法。米芾父親名佐的由來可能是張丑（1577-1643）《清河書畫舫》所錄之蔡肇〈米芾墓誌銘〉中的「父佐，左武將軍」，[22] 徐邦達認為此為傳抄之誤，因在米芾之孫米憲所輯錄的《寶晉山林集拾遺》卷首之〈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為「父致仕，左武衛將軍」，徐邦達推測是「致」與「衛」字脫去，而「仕」字訛為「佐」的緣故，且與「光輔」不合。[23] 但光輔有可能是米芾父親的字，因此不一定牴觸。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寶晉山林集拾遺》宋刻本〈米芾墓誌銘〉其文字為「父仕致左武衛將軍」，[24] 與徐邦達所引者稍有不同，不知是版本差異或筆誤；而國家圖書館藏有兩本《寶晉山林集拾遺》鈔本，在〈米芾墓誌銘〉中一樣皆作「父仕致左武衛將軍」。[25] 雖文字有順序差異，但足以證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所收的蔡肇〈米芾墓誌銘〉在傳抄過程中有所遺漏訛誤，因此「父佐」當為傳抄之誤而非米芾父親之名，只能得知名或字應為光輔。但不論米光輔、米佐甚至米仕，皆無任何進一步的記載，也無從得知米芾父親更多的生平活動，僅能由《京口耆舊傳》記錄的「其父嘗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知道米芾父親原居住在襄陽，後遷丹徒。[26]

由以上整理，米芾父親名或字為光輔，原居襄陽，後遷丹徒。親儒學，仕致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曾任職於濮州，與李柬之為棋友，可能也常一起觀賞書畫，有印「尊德樂道」。

（二）母親閻氏

米芾母親閻氏（?-1085）常被當作米芾仕途的起點，[27] 各文獻在述及米芾家世

22（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明）張丑，《清河書畫舫》，頁 447。

23 徐邦達，〈米芾生卒年歲訂正及其他二三事考〉，收入氏著，《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頁 10-14。

24（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167。

25（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國家圖書館藏本兩種。國家圖書館藏的兩本《寶晉山林集拾遺》相關紀錄可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一）》（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三冊〉兩篇，頁 300-301。

26（宋）劉宰，《京口耆舊傳》，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本影印），輯 64 冊 120，卷 2，〈米黻〉，頁 1b。

27 閻氏的卒年在塘耕次書中有考證，塘耕次引《寶真齋法書贊》中的一米芾尺牘：「黻頓首再拜。相從之樂，自卯及巳，十五年矣。自武林失恃，遂髮白齒落，頹然一老翁，若與公相遇他處，宜不相識耳。比來慶侍下起居何如？偶洽光同官劉穆之行，奉書，千里相望，何日會合？臨風悵然。黻頓首。通判朝奉君謨兄。」認為閻氏卒於元豐八年（1085），應是由米芾的活動地點推斷。塘耕次，《米芾 宋代マルチタレントの実像》，頁 8-9；（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版

或官職時總會提到米芾起初是因其母閻氏與宣仁皇后高氏（1032-1093）有舊而以蔭入仕，也暗示了米芾並非以科舉任官。今研究多採用閻氏是宣仁皇后高氏乳母的說法，[28] 以下便對閻氏生平略作考證。宋代關於閻氏的記載有蔡肇〈米芾墓誌銘〉：

> 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潤州黃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29]

王稱（約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中）《東都事略》：

> 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時，芾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補校書郎。[30]

劉宰（1165-1238）《京口耆舊傳》：

> 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31]

方信孺（1177-1222）〈寶晉米公畫像記〉：

> 以宣仁后恩，補秘書省校書郎、洽光尉。[32]

而《宋史》則是：「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洽光尉。」[33] 從以上的文獻來看，閻氏皆是與宣仁皇后有舊。而最早關於閻氏為乳母的紀錄是楊萬里（1127-1206）的《誠齋集》：

> 潤州火，熱及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于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娘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再于塔庵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鑿皋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為鑿糟。輕薄子用糟字黏庵字，蓋今人讀鑿為庵，讀糟為子甘切，添注遂

叢書影印），輯 27 冊 63，卷 19，〈米元章書簡帖上〉，頁 6b。

28 現今研究提到米芾家世時多引用此看法，如曹寶麟〈米芾評傳〉、鄭峰明《米芾書學之研究》等。曹寶麟，〈米芾評傳〉，收入劉正成、曹寶麟主編，《中國書法全集．37．宋遼金編．米芾卷一》（北京：榮寶齋，1992），頁 1-14；鄭峰明，《米芾書學之研究》（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頁 3。

29（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167。

30（宋）王稱，《東都事略》，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 4 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據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影印），卷 116，〈米芾〉，頁 1802。

31（宋）劉宰，《京口耆舊傳》，卷 2，〈米黻〉，頁 2a。

32（宋）方信孺，〈寶晉米公畫像記〉，收入（明）張鳴鳳，《桂勝》，收入《古學彙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上海國粹學報社古學彙刊本），冊 4，卷 2，〈寶晉米公畫像記〉，頁 2364-2366。

33（元）脫脫，《宋史》，卷 444，〈米芾〉，頁 24302。

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娘庵糟。[34]

另也有閻氏為產婆的說法，如莊綽（約活動於十二世紀）《雞肋編》：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為殿侍。[35]

或有兩者混合的，如呂居仁（1084-1145）《軒渠錄》：

米元章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趣曰米老菴。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有戲之者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菴臢荼。」元章母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36]

楊萬里《誠齋集》與呂居仁《軒渠錄》所指當為同一件事，但其用字略有不同，且兩人解釋的原因也有差異，若兩者皆真則閻氏既是乳母也是產婆。閻氏為乳母或產婆的說法可能即起於此，在明代更廣為流傳，而有稱米芾父親為「阿奢」的紀錄。[37] 據《宋史》記載，由於慈聖皇后曹氏（1016-1079）為高氏姨母，[38] 高氏從小就在宮中長大，因此文獻所指應意為高氏在封后之前與閻氏有舊，且閻氏在1032年左右就為乳母、產婆。但在劉克莊（1187-1269）《後村集》中有跋〈米南宮帖〉，其中有不同的記載：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所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寶愛。[39]

34（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明汲古閣鈔本），冊55，卷114，頁514-515。

35（宋）莊綽，《雞肋編》，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咸豐蔣光煦校刊本影印），輯65冊16，卷上，頁9b。莊綽，字季裕，清源人，嘗官於順昌、澧州、鄂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三）》，頁2728。

36（宋）呂居仁，《軒渠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本影印），冊6，頁582。

37 如王世貞（1526-1590）記錄之〈右軍鵲不住帖〉：「此帖連白石枕鄴中戰場諸蹟為濮中李少師柬之家物，米元章之父阿奢以奕勝獲之，遂為米氏物。」（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1288，卷161，〈右軍鵲不住帖〉，頁228。

38《宋史》：「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妃姊也，故后少鞠宮中。」（元）脫脫，《宋史》，卷242，〈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頁22109。

39（宋）劉克莊，《後村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明謝氏小草齋鈔本），冊80，卷15，〈米南宮帖〉，頁238。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秘書少監，中

其中之「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應指米芾、米友仁為高氏的外姻，依此兩家可能有姻親關係。是否閻氏實與高氏為親戚而非乳母、產婆？[40] 若是如此閻氏相關傳聞可能為誤傳。也有可能此紀錄與閻氏無關，兩家是在較晚時間才結成親家，[41] 或米家中有人與高氏親戚為姻親，但目前未有相關佐證。以文獻來看，閻氏的各種傳聞雖似為市井流言且互有差異，呂居仁的《軒渠錄》亦非嚴肅之作，但這些記載不會出自無因。儘管閻氏的身份未能確定，但米芾與閻氏依靠關係而使米芾任官應是不爭的事實。另由蔡肇〈米芾墓誌銘〉和盧憲《鎮江志》可知米芾與其父母均葬於潤洲黃鶴山。[42]

閻氏的實際身份雖無法確定，但米芾因閻氏而任官、從小在邸中長大應無疑問，如蔡襄（1012-1067）〈謝賜御書詩表〉後的米芾跋（圖 1）表示自己曾在 1066 至 1067 年間（即米芾十六、七歲）在翰林院觀看過〈謝賜御書詩表〉的刻石，[43] 表示米芾至少在十餘歲時就能在宮內活動。閻氏的身份雖使米芾不經科舉而任官，但也讓米芾的出身備受爭議，或許即是此類傳聞的開始。

（三）姐姐米氏

由米友仁在〈湖山煙雨圖〉上的題跋可知米芾僅有一位姐姐：[44]

書舍人，累官龍圖閣學士。此段文字在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中亦有用到，主旨為討論魏了翁（1178-1237）對米友仁書法的評價，而其引的文字相同，但是引自《鶴山題跋》。不過筆者查閱《鶴山題跋》明崇禎毛晉校刊津逮祕書本，並未見此段文字，不知是另有版本或筆誤？因此在此引劉克莊的《後村集》。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五）》，頁 3949-3950；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46；（宋）魏了翁，《鶴山題跋》，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崇禎毛晉校刊津逮祕書本影印），輯 22 冊 27。

40 亦有可能同時是親戚也是乳母、產婆，並不相衝突。

41 但不太可能過晚，因高氏於 1093 年過世，下限應為米芾兒女輩，而在蔡肇之〈米芾墓誌銘〉中未有相關紀錄，因此當為米芾輩份以上者。或指的就是米氏與趙從悕，但若如此為何不直接寫出與皇室為姻親？因此應與高氏有關者較有可能。

42「禮部郎中米芾墓在黃鶴山。中書舍人蔡肇銘。芾之父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太君閻氏皆葬於此山。」（宋）盧憲《（嘉定）鎮江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宛委別藏本），冊 698，卷 11，〈墓・丹徒縣〉，頁 265。

43 此〈謝賜御書詩表〉真蹟收藏在日本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米芾於 1106 年拜為書學博士，而大丞相天水公即是趙明誠（1081-1129）之父趙挺之（1040-1107），趙挺之在崇寧四年（1105）三月至六月及崇寧五年（1106）二月至大觀元年（1107）三月為右僕射。東京国立博物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東京：台東区芸術文化財団，2012），頁 8、73；（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328，卷 27，頁 731、734、736-737；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三）》，頁 2439-2440；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 3524、3544-3545。

44 沒有任何米芾父親有再娶或母親再嫁的紀錄，因此應可確定米芾僅有一位姐姐。由米友仁文意上推測可能也沒有其他兄弟。

> 先子只一同胞姐，適大丞相文正李公曾孫黎州使君，吾第九女弟，復以嫁姑之夫前室子李坦。何處得此澄心半疋古紙與女弟，因觀余與人作字，管城氏在手，請作戲墨，愛此紙，今未易得，乃乘興為一揮湖山煙雨，當自祕之，勿使他人豪奪。老懶日趨於無思無為，清淨寂寞之域，是為沖適妙存，自得可樂處，豈更復有童心也哉？紹與改元（1131）十一月九日，流寓建康府溧陽縣新昌村書。海岳後人，時予除守莆陽，言者輒以資淺為說罷，自改官後已六經堂除矣，其資尚淺乎？兩歷貳車與大名少尹又書學書局也。[45]

米芾的姐姐嫁給李昉（925-996）的曾孫黎州使君（約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李昉為宋初右僕射，子孫眾多，有四子宗訥（949-1003）、宗誨（早卒）、宗諤（965-1013）、宗諒（約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初），孫輩至少十四人，為昭字輩，曾孫至少十人，為卿字輩，[46] 但關於曾孫輩各人的記載甚少，無法確定何人為黎州使君。而米友仁的妹妹則嫁給黎州使君與前妻所生之子李坦（約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中）。

另《寶晉山林集拾遺》與《寶晉英光集》中有〈跋王右軍帖〉，提到米芾與蘇耆（987-1035）家後人的交往：

> 右晉金紫光祿大夫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

45 〈湖山煙雨圖〉從明代開始有紀錄，如孫鳳《孫氏書畫鈔》、張丑《清河書畫舫》、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與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彙考》等都有記米友仁此跋。從這些紀錄與都穆《寓意編》中的「盧廷璧藏……米元暉〈湖山煙雨圖〉一卷，有元暉自題，黃松瀑、戴九靈詩跋，今歸袁戒卿」可知此畫可能原藏袁桷（1266-1327），後歸夏叔宜（約十四世紀），大約此時黃石翁（約十四世紀）與戴良（1317-1383）作跋，再傳至盧廷璧（約十四世紀），最後由袁戒卿（?-1392）收藏。（明）孫鳳，《孫氏書畫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本影印），冊 84，〈米元章湖山煙雨圖〉，頁 270-271（此處可能為孫鳳誤記）；（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湖山煙雨圖〉，頁 485-487；（明）趙琦美，《趙氏鐵珊瑚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15，卷 11，〈米元暉湖山煙雨圖〉，頁 621-622；（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28，卷 43，〈米元暉湖山煙雨圖并題卷〉，頁 812-813；（明）都穆，《寓意編》，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乾隆中陸烜校刊本影印），輯 30 冊 8，頁 14a；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三）》（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頁 1486；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四）》（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頁 2058-2060。

46 李昉家的成員與生平主要能從《宋史》的李昉傳與《龍學文集》中的李昉夫人符氏墓誌得知。（元）脫脫，《宋史》，卷 265，〈李昉〉，頁 22352；（宋）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098，卷 15，〈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頁 872-874。

> 入梁唐御府，已見陶穀跋，末全印及首半印曰「永存珍秘」，唐相王涯印也。自五代由陶入鄭郭，亦見前跋。至本朝入參知政事蘇太簡家，以「墨妙筆精」印、「蘇氏」印、「國老武功圖書」、「許國後裔」等印，國老才翁題為辨。舜賓子澄，字通淵，為尚書郎。孫之純，純之妻李丞相嵩之後。弟纁，字彥益，余姻家。累年約為購，會余使西都，帖自杞至，元約白金一笏。嘗語宗正仲爰，字君發，遂力以十五萬購之，李不許，且曰：「米亦姻家也。即以十五萬取，則以歸米。」迨使還如約，然已使庸工拆背翦損矣。昔梁武不收〈慰問帖〉，唐文雖收，尚別卷，非〈慰問〉者。此無貞觀印，但開元入御府爾。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吾閱書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崇寧癸未（1103）季春九日，玉堂竹齋手裝。[47]

此事件在《書史》亦有紀錄，[48] 尺牘〈爭王略帖〉（圖 2）中也提到此事，[49] 清楚記錄米芾與趙仲爰（1054-1123）爭〈王略帖〉的經過，[50] 其中〈跋王右軍帖〉中的「弟纁，字彥益，余姻家。」與李氏所說「米亦姻家也」可知蘇之純（?- 約 1103）之妻李氏（約活動於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初）和李氏之弟李纁（約活動於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初）兩人與米芾為姻家。米芾購買〈王略帖〉的時間是蘇之純過世後不久，從年代上推斷李纁應與米芾同輩。米芾提到李氏是丞相李嵩（約活動於十世紀）之後，而《宋史》中提到李嵩與李昉為同宗同里，李嵩為東李家，李昉為西李家，李昉曾為李嵩之子李璨（約十世紀）訟父冤，[51] 米芾所指姻家很有可能即是李氏、李纁和黎州使君為親戚，黎州使君又娶米芾之姐，因此兩家為姻家。米芾父母親、姐姐與其他家族的關係可整理為下表：[52]

---

47 此跋由《寶晉山林集拾遺》與《寶晉英光集》互校而得。（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跋王右軍帖〉，頁 201-202。（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 7，〈跋王右軍帖〉，頁 9a-9b。

48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宋）米芾，《書史》，頁 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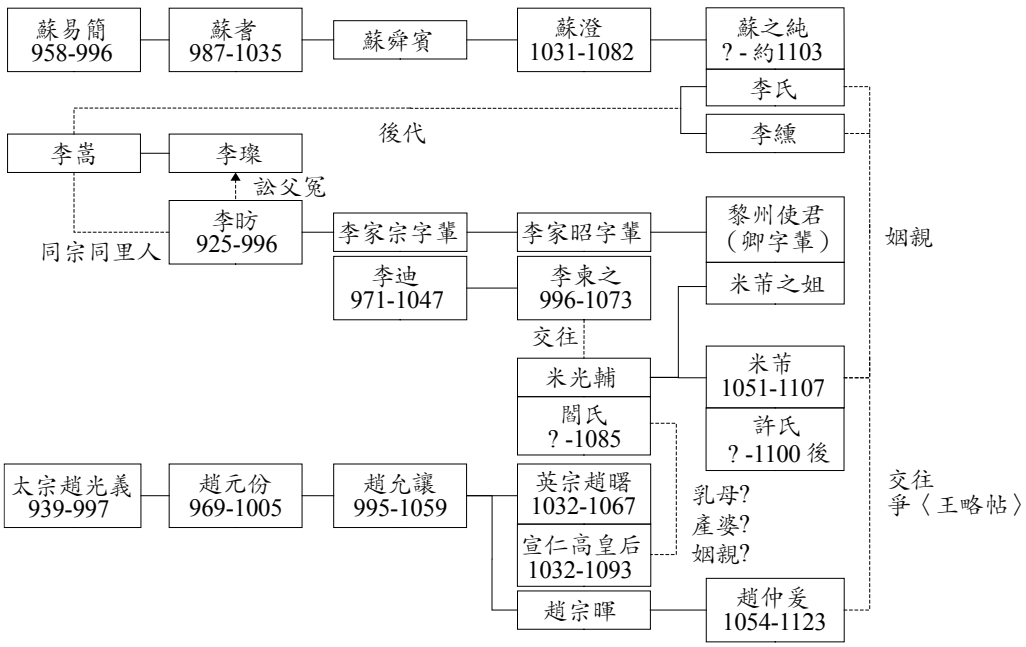
49 部分內容為「百五十千與宗正爭取蘇氏〈王略右軍帖〉。獲之。」（宋）米芾，〈爭王略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0 趙仲爰為皇室，與米芾有交往，米芾《畫史》記錄其收藏許多名畫。如「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腳差，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風雨景，一皖公山天柱峰，圖清潤秀拔，林路縈回，真佳製也。」（宋）米芾，《畫史》，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明崇禎申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輯 22 冊 16，頁 3a、11a-11b。

51 （元）脫脫，《宋史》，卷 265，〈李昉〉，頁 22353。

52 關於蘇氏家族成員與關係可參考以下記載：（宋）蘇舜欽，《蘇學士集》，收入《四部備要》（臺

表二　米芾父母、姐姐與其他家族關係表



由以上考證可知米芾父母的交往對象及姐姐的姻親關係。雖能考證者不多，但足見米氏家族已從較早的米信武幹官顯，轉為米光輔般較接近漢人士人的形象。米光輔原居襄陽，表示其已是在漢地出生成長的一代，與李東之交往、觀賞書畫的行為更與為官暴橫、揮霍無度的米信、米繼豐形成對比，米芾姐姐米氏通婚的對象也是士人家族，清楚地反映米氏家族做為一個外族後代，在武功需求不如文治時的背景下為了維持地位、聲望而逐漸轉變、融入漢人士人文化圈的意圖與情形，或也給予了米芾在士人文化圈中的成長環境。

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據宋氏校刻本校刊本影印），冊 435，卷 14，〈先公墓誌銘并序〉，頁 1a-3b；（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卷 14，〈亡妻鄭氏墓志銘〉，頁 4a-5b；（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卷 15，〈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頁 1a-2b；（宋）蘇舜欽，《蘇學士集》，卷 16，〈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頁 4a-5a；（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 7，〈跋王右軍帖〉，頁 9a-9b。

其他人物關係可見（元）脫脫，《宋史》，卷 215-232，〈宗室世系〉，頁 21519-21904；（元）脫脫，《宋史》，卷 265，〈李昉〉，頁 22352；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 3315-3602；（宋）祖無擇，《龍學文集》，卷 15，〈文正李公魏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頁 872-874；（宋）米芾，《書史》，頁 6b。

四、米芾的兒女與女婿

米芾妻寧國縣君許氏（?-1100 後），據〈米芾墓誌銘〉兩人育有五男八女，知名者僅米友仁與米友知，並有部分女婿姓名。[53]

（一）米友仁

關於米友仁的生卒年曾有不同看法，但已可確定其生於熙寧七年（1074），卒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石慢研究中對米友仁生平與活動考證相當詳盡，[54] 僅有少部分未使用到的材料，筆者在此將其整理為表格和訂正有誤處，並補充未使用到的《松桂堂帖》中米友仁跋文與其他記載：

表三　米友仁生平活動年表

年份	歲數	活動與相關記載
1074	1	米友仁出生
		《書史》：「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55] 《志雅堂雜鈔》：「又見張受益所收米帖內家書與寅孫，寅孫即友仁小字，蓋生於寅年，故山谷有虎兒之稱。」[56]
1100	27	米友仁參加縣試
		《寶晉英光集》〈送大郎應舉〉：「天下英才米大郎，朝來跨馬入文場。緒餘驚世須魁選，歸帶蟾宮桂子香。」[57] 《鎮江志》：「建中靖國庚辰歲（1100），米芾為漣水軍使，子友仁來赴舉京口時場屋在登雲寺。」[58]

53（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167。米芾之妻許氏除米芾墓誌銘中有記載外，目前筆者尚未找到更多的資料，仍待進一步考證。〈令郎之戚帖〉或有些微線索，其中部分文字為「再到（案此下有脫誤），卒。三姊夫交游喪盡，情懷落魄。不振不振。」文意上三姐夫似指米芾自身，許氏可能至少有三位手足。（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19，〈米元章書簡帖上〉，頁 6a。

54 除關於米友仁對米芾書跡的搜集一文外，尚有石慢的博士論文，其中也引用了相當多有關米芾家族成員的尺牘或題跋，如米友仁〈湖山煙雨圖〉。Peter Charles Sturman, “Mi Youren and the Inherited Literati Tradition: Dimensions of Ink-play”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9).

55（宋）米芾，《書史》，頁 13b。

56 由《書史》和《志雅堂雜鈔》都可知米友仁應出生於虎年。（宋）周密，《志雅堂雜鈔》，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道光榮譽輯刊本影印），輯 55 冊 7，卷下，頁 26a。

57（宋）米芾，《寶晉英光集》，卷 5，〈送大郎應舉〉，頁 2a。

58 石慢在其文中關於米友仁參加縣試的注釋雖僅列《寶晉英光集》，但將米友仁參加縣試定在 1100 年應是根據《鎮江志》的記載。（宋）盧憲，《（嘉定）鎮江志》（北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附錄卷，〈咸淳鎮江志〉，頁 116。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3。

年份	歲數	活動與相關記載	
1106	33	米芾進獻米友仁之〈楚山清曉圖〉	
		《宋史》:「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59]	
1116-1119	43-46	米友仁兩度在某機構中擔任助理	
		〈湖山煙雨圖〉跋：「自政官後已六經堂除矣，其資尚淺乎？兩歷貳車與大名少尹，又書學書局也。」[60]	
1120	47	米友仁任太平州通判、大名少尹	
		《蘇州府志》：「米友仁字元暉，襄陽人，黻之子。宣和（1119-1125）中通判太平州、大名少尹，皆有聲。紹興（1131-1162）中召見，擢尚書郎，提舉浙西茶鹽，逾年，除將作少監。」[61]	
1123	50	米友仁任汴都志編修	《書錄》：「宣和六年（1124）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中正丞徐兢、新差編脩汴都志米友仁，並為措置。」[62] 《宋會要輯稿》：「宣和六年（1124）八月十四日詔書藝置提舉措置書藝所……編修汴都志米友仁並為措置管勾官……」[63]
1124	51	米友仁任書藝所管勾官	

59 石慢在其文中將進獻〈楚山清曉圖〉定在 1105 年可能是根據《宋史》:「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紀錄，但在其他文獻中有不同的紀錄，如《宋九朝編年備要》在甲申崇寧三年（1104）六月下紀錄有「置書畫算學」，下注：「尋併醫官學罷之，後罷置不書。初興書畫學，米芾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字文以獻，繼上所藏法書名畫，時禁中聚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蔡京跋尾。芾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賜御書畫扇，尋除春官外郎。」若據此條米芾是在成為太常博士後不久上〈楚山清曉圖〉，則應在 1104 年。但從其他有關米芾進獻米友仁〈楚山清曉圖〉的記載，如《事文類聚》和《畫鑒》「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珍賞，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都是在米芾任書畫學博士後而非太常博士，也皆是後任禮部員外郎，因此時間應在 1106 年左右。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4；（元）脫脫，《宋史》，卷 444，〈米芾〉，頁 24302；（宋）陳均，《宋九朝編年備要》，〈置書畫算學〉，頁 728；（宋）祝穆，《事文類聚》，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 932，新集卷 26，〈進清曉圖〉，頁 420；（元）湯垕，《畫鑒》，收入《原刻景印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道光十一年曹溶輯陶越增訂六安晁氏排印本影印），輯 24 冊 43，頁 13a。

60 因〈湖山煙雨圖〉在 1131 年所作，而在此之前米友仁可考之任官有四，石慢可能由此和「兩歷貳車」推論米友仁兩度擔任助理。（明）孫鳳，《孫氏書畫鈔》，〈米元章湖山煙雨圖〉，頁 270。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5。

61 石慢文中稱泰州通判而非太平州。《蘇州府志》中尚有記載提舉常平茶鹽司的建築觀風堂有米友仁書榜，茂苑堂亦有其記。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5。（明）盧熊，《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洪武十二年鈔本），冊 432，卷 8，頁 360-361、卷 9，頁 387；（明）盧熊，《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冊 434，卷 26，頁 1046-1047。

62（宋）董更，《書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14，卷上，〈徽宗皇帝〉，頁 287。

63（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本影印），冊 55，卷崇儒三，〈宋會要書學〉，頁 2209。

年份	歲數	活動與相關記載
1126	53	米友仁返鄉居住於潤州
		石慢由〈瀟湘白雲圖〉跋推測：[64] 「留滯書學字林，折腰緣為米，無機涉世，投組歸來新自適，目仰雲霄醒醉……」
1129	56	米友仁因避兵燹遷至金壇
		《鎮江府志》：「明秀軒在靈濟廟前，宋米友仁所居。」[65] 《鎮江志》：「金壇縣　白龍蕩在縣南六里，龍祠在焉。廟前有亭，湖山極可愛。米友仁避地留此，久之榜其亭曰明秀，字極遒勁，留祠於西壁」[66] 《清河書畫舫》〈瀟湘妙趣圖〉米友仁跋：「僕己酉（1129）歲避兵火於金壇……」[67]
1130	57	米友仁再搬遷至溧陽縣新昌村
		〈湖山煙雨圖〉跋：「紹與改元（1131）十一月九日，流寓建康府溧陽縣新昌村書。」[68] 《清河書畫舫》〈瀟湘妙趣圖〉米友仁跋：「僕己酉（1129）歲避兵火於金壇，繼至新昌隱君子蔣仲友館……庚戌（1130）仲秋建炎紀歲初七日元暉。」[69]
1133	60	米友仁由新昌村至臨安入朝覲見，曾寄居七寶山仁王院之東，隔年尋獲米芾之〈淨名齋記〉
		《松桂堂帖》〈淨名齋記〉米友仁跋：「紹與癸丑（1133）歲初冬，自建康府溧陽縣新昌村泛定，來臨安恭趍朝謁，寓居七寶山仁王院之東。甲寅（1134）歲獲此一卷，蓋先子所著〈淨名齋記〉也……」[70]

64 〈瀟湘白雲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5。

65 《鎮江府志》中此條記在金壇縣下。（清）張九徵等，《（乾隆）鎮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十四）．江蘇府縣志輯（二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影印），卷 19，頁 394。

66 （宋）盧憲，《（嘉定）鎮江志》，卷 6，〈蕩．金壇縣〉，頁 173。

67 此跋全文為：「子雲以字為心畫，非窮理者其語不能至是，畫之為說亦心畫也。上古莫非一世之英，乃悉為此，豈市井庸工所能曉？開闢以來，漢與六朝作山水者不復見于世，惟右丞王摩詰古今獨步。僕舊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處，觀其筆意，但付一笑耳，霄壤閒所有瀟湘奇觀蓋如是也。自古文人才士無不為世所恕，擠毀下石，無足怪者，百世之下方自有公論。僕己酉（1129）歲避兵火於金壇，繼至新昌，隱君子蔣仲友館。僕於村舍者七閱月，此畫非大貴人可得，亦非大貴者可求，實一世之所共知，因戲作小詩於畫，云：『亂山深處是煙霞，雨暗晴暉日夕佳。要識先生曾到此，故留戲筆在君家。』庚戌（1130）仲秋建炎紀歲初七日，元暉。」（明）張丑，《清河書畫舫》，頁 487-488。在其他文獻中亦有此畫與跋的紀錄。（明）趙琦美，《趙氏鐵珊瑚網》，卷 11，〈米元暉畫題〉，頁 632；（明）朱存理，《珊瑚木難》，收入《原刻景印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據吳興張氏采輯善本彙刊本影印），輯 6 冊 37，卷 3，〈米元暉畫卷〉，頁 85-86；（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 43，〈米敷文贈蔣仲友畫并題卷〉，頁 800。

68 （明）孫鳳，《孫氏書畫鈔》，〈米元章湖山煙雨圖〉，頁 270。

69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頁 488。

70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3-114。

年份	歲數	活動與相關記載
1133-1138	60-65	米友仁任提轄文思院、六部監門、刑部郎、吏部郎、淮地某官、司農寺少卿、總領浙西淮東錢糧、總領江東淮西錢糧
		《溧陽縣志》米友仁下注：「寓居溧陽……繇提轄文思院、監六部門，除刑部郎，遷吏部郎，使淮還，進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淮東錢糧，遷總領江東淮西錢糧……」[71]
1138	65	米友仁搬遷至大姚村？
		石慢由《京口耆舊傳》推測[72]
1139	66	米友仁任守瑯琊，居住在申江，曾借住妹家
		《寓意編》〈米元暉雲山圖〉：「紹興己未（1139），除守瑯琊，待次申江，寓居大姚村即妹家戲作。」[73]
1141	68	米友仁任提舉兩浙西茶鹽公事
		〈吳郡重修大成殿記〉碑刻米友仁署名：「右朝散郎提舉浙西路茶鹽公事米友仁書。」[74] 《吳郡志》：「右朝散郎米友仁」下注：「紹興十一年（1141）五月初四日到任……」[75]
1142	69	米友仁任將作少監、尚書屯田員外郎、屯田郎中
		《吳郡志》：「右朝散郎米友仁」下注：「十二年（1142）四月十一日除將作少監。」[76] 《東窗集》[77]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二年（1142）十有二月己未……將作少監米友仁為尚書屯田員外郎。」[78]

71（明）符觀，《（弘治）溧陽縣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弘治十一年刊本），卷 4，〈米友仁〉，頁 35b-36a。

72 石慢，〈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頁 96。筆者不清楚石慢所據為何，但從米友仁許多畫上之題識，筆者認為米友仁可能只是常過訪、借住在大姚村的妹家，並非搬遷至此。

73（明）都穆，《寓意編》，〈米元暉雲山圖〉，頁 14b。

74〈吳郡重修大成殿記〉之碑現位於蘇州文廟。

75（宋）范成大、汪泰亨等續修，《吳郡志》，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定刻元修本影印），輯 2 冊 23，卷 7，頁 13b。

76（宋）范成大、汪泰亨等續修，《吳郡志》。除此條外，《吳郡志》尚記錄米友仁作有〈茂苑堂記〉：「紹興己未（1139）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提舉常平茶鹽司條下亦記有米友仁為其造景題字「壺中林壑」，也為寶翰閣書匾。（宋）范成大、汪泰亨等續修，《吳郡志》，卷 7，頁 13b。

77《東窗集》中有許多關於米友仁任官的制，包含將作監、屯田郎中、屯田郎官與右朝請郎。（宋）張擴，《東窗集》，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8，據中央圖書館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影印），輯 4 冊 5，卷 6，〈米友仁除將作監制〉，頁 16a；卷 8，〈米友仁屯田員外郎陞郎中制〉、〈米友仁除屯田郎官制〉，頁 5a、7b-8a；卷 13，〈米友仁轉右朝請郎制〉，頁 10b-11a。

78（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據清光緒廣雅書局原刻本影印），輯 86 冊 79，卷 147，頁 12b。

年份	歲數	活動與相關記載
1144	71	米友仁任尚書兵部侍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四年（1144）五月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79]
1145	72	米友仁任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奉朝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1145）十有一月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80]
1149	76	米友仁任敷文閣直學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九年（1149）四月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米友仁陞直學士。」[81]
1151	78	米友仁過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二十有一年（1151）春正月庚子。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米友仁卒。」[82]

上表主要整理列出米友仁的官職或搬遷居住地，但米友仁與米芾相關的活動更值得關注。眾所周知，米友仁書法與繪畫皆承自米芾，如〈錄示文字帖〉（圖 3），其運筆走勢的安排與結字的倚側都與米芾相當接近，繪畫更被稱為米家山水；兩人也曾參與同件作品的書寫或題跋，[83] 足見父子在書畫上的互動與繼承。而在米芾過世後，米友仁很可能協助《紹興米帖》的刊刻，並留下許多在米芾作品後的跋文，包含為宋高宗所作之鑒定跋與私下為友人、求跋者之跋。今日可見之跋包含墨蹟、刻帖與拓本者約有三十餘件，[84] 見於記載者至少近四十件，[85] 另有部分後人的偽造與拼湊，不難想像米友仁原有跋文數量可能更超過現時可見。石慢研究中指出米友仁跋有部分留下相當重要的訊息，特別是在米芾摹王羲之作品後的跋，可知米友仁

79（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1，頁 12a。關於米友仁在此時的官職，《京口耆舊傳》中記載：「會有薦友仁者，浸被簡知，擢權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下注：「按《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至順《鎮江志》云官至戶部侍郎，與此書所云工部侍郎互異。」即是有兵部、戶部、工部三種說法，在此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錄的兵部。（宋）劉宰，《京口耆舊傳》，卷 2，〈米黻 子友仁〉，頁 3a。

80（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4，頁 18b。

8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9，頁 9a。

82（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2，頁 3b。

83 如〈仰高堂記〉是由米芾書寫作記，米友仁題簽。而三米蘭亭則有米芾、米友仁和米友知的跋。（宋）米芾，《寶晉英光集》，〈仰高堂記〉。（宋）桑世昌，《蘭亭考》，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輯 29 冊 63，卷 5，頁 8a。

84 此三十件中可能有不真者，如《寶晉齋法帖》中的米友仁跋與一般之書蹟不同，但亦不能排除是刻帖不佳所致。

85 文獻記載中有部分可見於清代刻帖，真偽存疑，或可能是根據文獻記載而偽造、拼湊而成。

扮演宋高宗與米芾、二王間橋樑的角色；而在書蹟編整上也將時代接近的米芾作品編次成卷，再現了米芾的書風發展過程，亦影響了世人對米芾的理解。

從現可收集的更多跋文內容來看，除為宋高宗所作之鑒定跋和米芾臨王羲之作品後的一類跋外，亦不乏米友仁為私人鑒定作跋與對米芾書蹟蒐求的例證。在許多跋文中米友仁未自稱臣或非為宋高宗鑒定之慣用格式，僅自稱「子友仁」或「友仁」，使用「謹書」、「書」、「謹跋」、「跋」等，更有部分指出藏家，如京口陳彥忠（約活動於十二世紀）、易安居士（1084-1155）、翟佑之（約活動於十二世紀）等。以下將可能為私人收藏之米芾作品與米友仁跋文整理列出：[86]

表四　可能爲私人收藏之米芾作品與其上之米友仁跋文

米芾帖名	米友仁跋文	出處	跋之年代
米芾尺牘	右七幅，皆中年時真迹。可以見前輩交際之義，與手足之愛無以異。四海皆兄弟，當於此求其說焉。子友仁已巳歲獲觀謹書。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
米芾尺牘	四幅竹紙上帖，三十七歲時字，采為得意書。子友仁己巳歲獲觀，鑒定真跡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
〈獻汲相國紀慶詩哀情詞〉	紹聖丙戌仲夏中浣，先子禮部撰樂章，寄聲《訴哀情》，獻汲公相國慶旦生申。余方數歲，今復獲觀，感激無已。回祿之後難得矣。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鷓鴣天詞〉	先子禮部紹聖中撰此樂章，以擬汲公相國眉壽，乃所遺草真跡也。又有其詠梅兩絕句云：「姑射真人自少群，要親高節許交君。一臺二妙逢清賞，甘遜佳名得致榮。」、「江頭盡醉似泥何，管領仙姿酒醽多。煙艇兩三橫岸處，惜花佇立想凌波。」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長壽庵咏梅詩〉	先子禮部真跡也，乃遺佛印禪師。筆法輕清瀟灑，欽仰恭愛，世當寶之。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祝壽紀慶詩〉	先子禮部真跡也，當寶之。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祥瑞帖〉	先子禮部頃年於致爽軒所書祥瑞事跡，字畫超妙入神，非特遊戲翰墨而已，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訓以為永。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86　表格中之《寶真齋法書贊》出自（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19、20。

米芾帖名	米友仁跋文	出處	跋之年代
〈滿庭芳詞〉	先子禮部紹聖中與南徐太守侍講尚書周仁熟于甘露寺法堂試賜茶。泛舟之金山，謁佛印，因書樂章，作《滿庭芳》歌之。先子揮翰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晉齋法帖》	1149 年後
〈賀聖朝詞〉	先子禮部昔年所遺墨。一日，西蜀道士李靈素攜跡過訪，一一拜觀，不勝戚泣。求余跋爾，欲辭，適以辭免新除兵侍，未暇索言之。右朝請大夫新除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元暉謹書。	《寶晉齋法帖》	約 1144 年
〈寶晉篆額〉	先子祕二王帖以所居見於此名。京口陳彥忠出示乃觀。友仁謹跋。	《松桂堂帖》	
〈靈峰行記帖〉	易安居士一日攜前人墨跡臨顧，中有先子留題，拜觀不勝感泣。先子尋常為字，但乘興而為之，今之數句，可比萬金千兩耳。呵呵。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真齋法書贊》	1149 年後
〈獲硯帖〉	右十行，皆吾家舊所收，悉為邦人得之，多以歸好事翟佑之，蓋晚年字也。子友仁審定真蹟。	《寶真齋法書贊》	
〈道林詩帖〉	先子道林小詩一首。友仁鑒定真蹟謹跋。	《寶真齋法書贊》	
〈壽時宰詞帖〉	先子真蹟也。昔唐李義府出門下典儀，宰相屢薦之，太宗召試講武殿，側坐，而殿賜有烏數枚集之，上令作詩詠之。先子因暇日偶寫，今不見四十年矣。易安居士求跋，謹以書之。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	《寶真齋法書贊》	1149 年後
書曾文肅〈陳濟翁墓誌帖〉	右陳朝散墓誌，丞相魯公撰，先子晚年真蹟。紹興丙寅仲夏二十八日獲觀。友仁鑒定謹書。	《寶真齋法書贊》	1146 年

這些米友仁跋之時間可考者集中在 1149 年之後，即米友仁任敷文閣直學士後至 1151 年米友仁過世之間。跋文內容多提到米芾書寫該作品時的情境，顯出米友仁對其父之瞭解；而米友仁亦在跋中流露感慨如「余方數歲，今復獲觀，感激無已。回祿之後難得矣。」、「一一拜觀，不勝戚泣。」、「易安居士一日攜前人墨跡臨顧，中有先子留題，拜觀不勝感泣。」除情感外可見儘管宋高宗努力蒐求米芾書蹟，至米友仁晚年時仍有許多米芾作品四處流散。即使米友仁為宋高宗的鑒定跋愈趨格式化，在為私人藏家之跋中米友仁卻不吝於書寫，或許是因感謝藏家攜其父書蹟臨顧，但更可能是在這些跋中米友仁較易表達自身之情感，不帶有書學橋樑的目的與意義。而藏家請米友仁作跋則可能是因米芾與米友仁的父子關係，米友仁對米芾的書蹟鑒定幾可為米芾真蹟之保證，米氏父子皆善書的情形和書風淵源亦使人聯

想到王羲之與王獻之（344-386）。除為藏家所攜米芾書蹟作跋外，米友仁實際上自己也進行著蒐集米芾書蹟的活動，可以《松桂堂帖》所收之〈淨名齋記〉後二跋為例：

> 友仁三世寶中之藏，皆千古希世之珍。如先子文翰，盈箱溢機，蓋數百卷。秩潰軍破京口日，家廬獨不焚，實為神物護持。既為雄偷一卷以去，今每復見于諸好事之家，但吞聲慨歎而已。友仁宣和之末修書。
>
> 寶堂兼掌書學凡兩閱歲，書將成欲上，會金人犯順，即納政勇退，杜門于京口，是時田盧未經兵火，粗足伏臘浸既掃蕩，與無置錐之人不異，惶惶奔走，哺歠不繼，不得已遂求再仕。除守莆陽，言者乃以資淺為說，罷黜。紹興癸丑歲初冬，自建康府溧陽縣新昌村泛定來臨安，恭趍朝謁，寓居七寶山仁王院之東。甲寅歲獲此一卷，蓋先子所著〈淨名齋記〉也，不知流傳誰氏，揉踐濕壞，文不能完。是月廿日友仁謹題。

米友仁此兩跋分別作於 1125 年與 1134 年，從內容可知在北宋末年時米芾作品因戰亂而有佚散，此時米友仁就已注意到這些作品並表達自身之感慨。在南宋初年政局稍穩時米友仁在朝謁旅程中獲得了此〈淨名齋記〉，表示米友仁早在協助宋高宗鑒定與《紹興米帖》刊刻前就已開始蒐集或整理的行為，可能於北宋末年兵馬倥傯、米芾書蹟佚散時即有保存意識，並隨時注意是否有機會重新尋獲米芾之書蹟，此活動也一直持續至米友仁過世。

米友仁盡心盡力，有意識地藉由諸般活動保存米芾的作品，包括協助《紹興米帖》刊刻、蒐集米芾書蹟與作跋，這些行為同時也建構了米芾的形象及書風發展，其成果或許在表面上不顯著而少被注意，但仍影響了其後世人對米芾的理解，而米友仁的作為也為之後的子孫所繼承，繼續進行著類似的活動。

（二）米友知

米友知又名米尹知，《海岳名言》中米芾曾稱讚其書法：

> 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87]

87 該條全文為「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宋）米芾，《海岳名言》，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輯 2 冊 96，頁 1b。

米友知也曾在三米蘭亭後作跋，[88] 但墨蹟未有流傳。[89] 據〈米芾墓誌銘〉記載可知米友知早夭，其他生平與活動則難以查證。〈叔晦帖〉（圖 4）中米芾提到自己三個兒子的乳名鼈兒、洞陽、三雄，曾引起米友知為何者的討論。徐邦達在〈米友仁生平訂正〉中認為米友知是洞陽，但僅是推測並無說明原因；[90] 曹寶麟〈米友知小考〉以《寶真齋法書贊》中的一條米芾尺牘（暫稱之為〈令郎之戚帖〉）紀錄與〈司勛帖〉（亦稱〈內翰帖〉）、〈晉紙帖〉為論證，認為米友知當為三雄。[91] 現今研究大多同意米友知為三雄，[92] 但曹寶麟尚有部分材料未使用，且論證有疑議之處，可做進一步驗證，在此列出文獻並做討論。〈令郎之戚帖〉：

> 芾頓首再拜。知有令郎之戚，此難遣者。能書第二兒，二十歲化去，刳吾心肝，至今皓白之由也。癸未去國至今，二兒二女，老年何堪，何堪。再到案此下有脫誤卒。三姊夫交游喪盡，情懷落魄。不振不振。[93]

〈司勛帖〉（圖 5）：

> 內翰必常常相見。不曾得披晤，留刺爾。八日方遍得兩府，經一旬日，為農師、沖元約見，都不曾見。得兩禁遂行。老妻臥疾，近少癒。到此失小女，而婦屬疾未損。自入京門，迎醫至去耳。明叔行未。芾再拜。[94]

---

88 跋文內容：「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而亡，後世之傳，實在此本。米尹知記。」桑世昌，《蘭亭考》，卷 5，頁 8b。此三米蘭亭應即是《南村輟耕錄》中記載的蘭亭丙集十一刻中其一：「蘭亭一百一十七刻……丙集一十刻……金陵三米，米芾、米尹仁、米尹知。」（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上海涵芬樓景印吳縣潘氏滂憙齋藏元刊本），冊 102，卷 6，頁 1b-2a。

89 但因米友知善書，也曾有人認為米芾作品中有部分是米友知代書。除了近人研究多以《海岳名言》的許將所言認為米友知為米芾代筆外，陸心源在〈畫鑒跋〉中亦有類似的看法：「《畫鑒》一卷，元湯垕撰。前有垕自序，其言：『米友智，友仁弟。亦善畫，又善書，元章云幼兒友智代吾書碑及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云云。』余案南宮善偽古人墨跡，世所習聞，友智能偽南宮書則人所不知也。嘗觀《紹興米帖》所刻書札，有稍弱者，豈友智代書耶？」陸心源認為《紹興米帖》中有部分米芾尺牘筆力較弱，可能是米友知所書。陸心源有〈跋宋拓紹興米帖殘本〉，其所藏本今不見，但觀其跋語當見過不少卷《紹興米帖》。（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收入《古書題跋叢刊（二十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影印），卷 9，〈畫鑒跋〉，頁 109；（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跋宋拓紹興米帖殘本〉，頁 175-176。

90 徐邦達文中只說「洞陽應即友知（尹知）」但從文句中能看出僅是推論，沒有引用其他文獻或證據。徐邦達，〈米友仁生平訂正〉，收入氏著，《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頁 15-17。

91 曹寶麟，〈米友知小考〉，收入劉正成、曹寶麟主編，《中國書法全集．37．宋遼金編．米芾卷一》，頁 35-36。

92 許多文章與研究提到米友知時都採用米友知為三雄的說法，但除曹寶麟的〈米友知小考〉外幾乎都沒有說明原因。

93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19，〈米元章書簡帖上〉，頁 6a。

94 此帖現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紹興米帖（下冊）》。收入王連起、薛永年主編，《米芾書法全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冊 17 法帖 6。另在《快雪堂法書》卷五中亦有收入。紫禁城出版社編，《涿拓快雪堂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247-250。

〈晉紙帖〉（圖 6）：

> 此晉紙式也。可為之。越竹千杵裁出，陶竹乃復不可杵，只如此者乃佳耳。老來失第三兒，遂獨出入不得，孤懷寥落，頓衰颯，氣血非昔。大兒三十歲，治家能幹，且慰目前。書畫自怡外，無所慕。芾頓首。二曾常見之，甚安。[95]

曹寶麟認為米芾原有三男三女，據〈司勛帖〉米芾的小女兒在元符三年（1100）過世，[96]〈晉紙帖〉可知第三兒在米友仁三十歲那年（即 1103 年）過世，因此〈令郎之戚帖〉中寫到僅存二兒二女。又〈令郎之戚帖〉中的能書第二兒為誤，而《海岳名言》中也記載「幼兒尹知」，[97] 米友知當為幼子，即為三雄。曹寶麟此考證的基礎是建立在米芾僅有三男三女上，但若根據〈米芾墓誌銘〉，米芾實有五男八女，曹寶麟的三男說法可能是根據〈叔晦帖〉米芾所說的三子乳名，而三女可能是根據〈司勛帖〉提到過世的一女加上〈令郎之戚帖〉的二女。[98] 在此有數點值得商榷。〈令郎之戚帖〉所說「能書第二兒」，雖可能是原帖泐損或誤刻導致岳珂（1183-1243 後）記載中的錯誤，但亦可能第二兒所指為能書之子中的第二兒，並非全部兒子的排行。這並不影響此第二兒代表米友知的情形，因紀錄中提到的米芾能書之子皆只有米友仁與米友知，米友仁為長子，能書第二兒自然是指米友知。

〈令郎之戚帖〉中的「癸未去國至今，二兒二女」曹寶麟解釋為米芾膝下僅存二兒二女，即在癸未崇寧二年（1103），米芾只剩四子女，其中一人為米友仁。但此帖從文字內容來看只能確定作於 1103 年之後，且由於此尺牘後有闕文，此段文字亦能解釋為至今已過世二兒二女。以〈米芾墓誌銘〉來看，五子中除米友仁外皆早卒，而八女有四女已出嫁，剩下四女「餘未嫁」，[99] 文字上並未暗示女兒是否有人已過世。解讀文字大致可分為四種情形：

1. **僅剩二兒二女且墓誌所記女兒皆未過世：**

●〈令郎之戚帖〉至 1107 年間：至少過世一男、生二至六女（生二女至五女的

95（宋）米芾，〈晉紙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96 曹寶麟文中提到是米芾的小女兒，但小女當為稱自己女兒，不一定是最小的女兒。

97（宋）米芾，《海岳名言》，頁 1a。

98 若曹寶麟的米芾有三男三女確是由此推測，則形成循環論證法。循環論證法雖然有可能得到正確結果，但是以此情況來說並沒有正確的前提，所以是無效的論證。

99（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167。

情況是出嫁者不算在僅剩的二女中）。

2. **已過世二兒二女且墓誌所記女兒皆未過世：**

● 1103 年至〈令郎之戚帖〉年間：過世二男二女、二女因早夭而墓誌未記。

3. **僅剩二兒二女且墓誌所記女兒已有過世：**

●〈令郎之戚帖〉年前：過世一至三男、過世零至六女。

●〈令郎之戚帖〉至 1107 年間：相對〈令郎之戚帖〉年前過世一至三男、生零至四女。

4. **已過世二兒二女且墓誌所記女兒已有過世：**

● 1103 年至〈令郎之戚帖〉年間：過世二男二女。

雖無法絕對否定任一種推論，但從以上可能的情況來看，由於有四女已經出嫁，應以解釋成已過世二兒二女，且墓誌中所記女兒已有過世者可能性為大。[100] 即 1103 年至〈令郎之戚帖〉書寫年間過世了二兒二女，文意也較為通順（否則為癸未至今僅存二兒二女，如此便與癸未無關）。可惜〈令郎之戚帖〉已不存且有闕文，否則應是關於米芾家族成員相當重要的資料。

因此曹寶麟推論米友知為第三子「三雄」並非完整且符合邏輯的推論。在此先將確定之訊息列出：

1.〈令郎之戚帖〉：能書第二兒，即米友知，在二十歲過世。1103 年至〈令郎之戚帖〉書寫年間過世了二兒二女。

2.〈司勛帖〉：1100 年米芾的其中一個女兒過世。

3.〈晉紙帖〉：1103 年米芾排行第三的兒子過世。

4.《海岳名言》：米芾稱米友知為幼兒，據曹寶麟所考門下許侍郎為許將（1037-1111），在崇寧元年（1102）五月才任門下侍郎，則在 1102 年時，米友知為排行最小的兒子。

100 石慢在其博士論文中的〈令郎之戚帖〉解讀也認為是已過世二兒二女，但未討論到墓誌中女兒是否有人過世。從墓誌的「餘未嫁」來看，似乎較可能是有四位年紀尚小未出嫁，但米芾的五男除米友仁外皆早卒，蔡肇同樣將其寫入墓誌，八女中有人過世也非不合理，過世的亦有可能是已出嫁者。

>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101]

5. 此外《寶真齋法書贊》尚有一尺牘（暫稱之為〈鼇兒十六帖〉）：

> 老兄幾子。吾鼇兒十六矣，又二子粗長黠。後房進幾人。郭德乂見報，知蜀中一邑，都未得消息。郭憨猶通直洛陽命，頑健如昨。湖外有何勝事。嶽麓雲水，為我致意。敝頓首。[102]

〈鼇兒十六帖〉不知寄與何人，由其中「吾鼇兒十六矣」可知書寫時間為 1089 年，此時除米友仁外尚有兩子。〈叔晦帖〉書於米芾三十餘歲時，〈鼇兒十六帖〉中的三個兒子很有可能就是〈叔晦帖〉中的鼇兒、洞陽、三雄。由於米友知卒年二十，因此必在〈鼇兒十六帖〉的二子中，可進一步推論米友知是洞陽與三雄其中一人。如此米友知必為三雄無疑：米友知若為第二子洞陽，則可由《海岳名言》與〈令郎之戚帖〉得知其生於 1083 至 1088 年間，卒於 1102 至 1107 年間；由於洞陽生年必在三雄之前，則三雄生於 1089 年之前，卒於 1103 年，如此《海岳名言》便不可能在 1102 年稱米友知為幼兒。[103]

因此可以確定米友知為第三子三雄，生於 1084 年，卒於 1103 年。而第二子洞陽生於 1074 至 1084 年之間，卒年在 1089 年之後，據〈晉紙帖〉米芾「遂獨出入不得」可能在 1103 年米友知過世前就過世。剩下兩子生年皆在 1102 年之後，卒年在 1107 之前，或是生年在 1089 至 1102 年間，但在 1102 年前過世。[104] 如此〈令郎之戚帖〉的內容可以理解為 1103 年米友知過世，其後至〈令郎之戚帖〉書寫的時間中又過世了一兒二女。[105] 總結來說，除長子米友仁（1074-1151）與三子米友

101（宋）米芾，《海岳名言》，頁 1a。

102（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19，〈米元章書簡帖上〉，頁 7a。

103 唯一一種米友知為洞陽的情形是〈晉紙帖〉的「老來失第三兒」是指過世第三個兒子而不是排行第三的兒子過世，此情況下此過世者仍是指米友知，生於 1084 年，卒於 1103 年（若米友知在〈晉紙帖〉書寫時仍存活，米芾應不至於不提起而只提米友仁治家能幹），而第三子與第四子生於 1084 年後，卒於 1102 年前（至少有一人生於 1089 年前），么子則出生於 1103 年至〈令郎之戚帖〉書寫年間，1107 年前過世。此狀況〈令郎之戚帖〉必須解讀為僅剩二兒二女，可能性較小。

104 亦有可能在 1084 年至 1089 年之間，因為米芾所說的是「二子粗長黠」，因此較年幼出生不久的可能不計算在內，米芾也未說僅有三子。此情形這兩子同樣在 1102 年前過世。不論各種情況此兩子皆早夭。

105〈令郎之戚帖〉中其實並沒有指出癸未年至該帖書寫時間過世的二兒二女其中一人是米友知，儘管可以確定米友知是在 1103 年過世。但整體情況來看，較大可能性是包括米友知在內，否則有兩子在 1102 年後出生，並在〈令郎之戚帖〉書寫前過世（除非有一人是洞陽）。

知（1084-1103）生卒年確定外，其餘最可能的假設是次子洞陽生於 1074 至 1084 年間，卒於 1089 至 1103 年間；四子與么子生於 1089 至 1102 年間，卒於 1102 年前，或生於 1102 年至〈令郎之戚帖〉年間，在 1103 年後〈令郎之戚帖〉書寫前過世。

米友知善書的記載也讓部分研究者認為現今米芾作品中有米友知代書的作品，如楊春曉〈米芾、米友知與《唐文皇哀冊》〉一文認為〈唐文皇哀冊〉（圖 7）與〈向太后挽詞〉（圖 8）皆是米友知所作。[106] 楊春曉以〈唐文皇哀冊〉風格不符褚遂良（596-658）書風發展為基礎，指出〈唐文皇哀冊〉與〈向太后挽詞〉風格相近，又與米芾晚期的小楷不同，筆力相較之下稚弱而結構拘謹內斂，應為米友知所做，米芾和米友仁則是知情而故意不揭發甚至作跋。但其文中所用之〈向太后挽詞〉作品圖版卻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蹟不同，不知來源為何？[107]〈向太后挽詞〉確實書風與米芾晚期不類，但亦無證據證明是米友知所書，要確定是否為米友知作品仍需更多驗證。

米友知經由記載與米芾的尺牘中可推知其排行第三，生於 1084 年，卒於 1103 年，雖未有墨蹟流傳，但從米芾對其書法的讚譽與喜愛，足見米友知書法相當出色，其書風應與米芾相近且幾能代筆。米友知在米芾書法的傳承上可能更勝米友仁，可惜因其早夭而未有書蹟或可考證之類似米友仁的活動。

（三）女兒與女婿

蔡肇〈米芾墓誌銘〉記錄米芾有八女，在米芾過世時有四女已出嫁，可知其女婿有四：進士喬袞（約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至十二世紀初）、文禧老（約活動於十一世紀）、南康軍教授段拂（?-1156）與承奉郎吳激（?-1142）。

進士喬袞在張丑《清河書畫舫》的〈米芾墓誌銘〉寫作喬襄，[108] 但喬袞或喬襄在文獻中皆無記載，從〈米芾墓誌銘〉中只知是進士。但米芾有一尺牘〈右史帖〉（圖 9），其後米芾署名為「芾頓首再拜希聖舍人親家台座」，[109] 米芾稱呼對方親

106 楊春曉，〈米芾、米友知與《唐文皇哀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 2 期，頁 86-94。

107 文中所用之圖雖與北京故宮所藏不同，卻與《中國歷代碑刻書法全集》中所印之〈向太后輓詞〉類似，都是筆劃較粗有些暈開，筆劃有糊成一團的情形，造成筆力較軟弱且無鋒芒的筆劃。不過其印鑑數量與位置又與墨蹟本相同，卻沒有像墨蹟一樣的情形，不知是否為處理或印刷時失誤所致。《中國歷代碑刻書法全集》書中亦沒有說明圖版來源。米芾，〈向太后輓詞〉，收入鮑樸主編，《中國歷代碑刻書法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卷 31 下，頁 335-339。

108（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明）張丑，《清河書畫舫》，頁 447。

109（宋）米芾，〈右史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英光堂米帖》。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家，代表對方為米芾女婿之父或媳婦之父，此尺牘中的「右史舍人」與「希聖」可能指的是喬執中（1033-1095）。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宋史》有傳，曾在元祐年間（1086-1094）任起居舍人，[110] 與尺牘中符合。喬執中為米芾親家，則依姓氏推測喬袞可能是喬執中的兒子，米芾的女婿之一。此帖在《英光堂帖》中有刻，《寶真齋法書贊》中有著錄。[111]

文禧老在張丑《清河書畫舫》的〈米芾墓誌銘〉寫作文僖老，[112] 但是無論何者皆無法確定是何人，其生平也無從查起。文獻中活動時間可能符合的只有姚祐（約活動於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姚祐字伯受，元豐（1078-1085）進士，謚號文禧，能符合為何文禧後加一「老」字。[113] 若為姚祐則可推知姚祐在蔡肇撰寫墓誌銘前就過世，但亦不能排除文禧老與喬袞為同一人的可能。

南康軍教授段拂字去塵，是最常被拿來作米芾潔癖軼事例子的人物，如《翰墨志》中記載：

> 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而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114]

段拂為江寧人，在紹興十三年（1143）後的官職紀錄詳盡，曾任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中書舍人、權知院、給事中、[115] 兼直院、翰林學士、參知政事。[116] 段拂在紹

《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 宋英光堂帖》，頁 258-260。

110（元）脫脫，《宋史》，卷 347，〈喬執中〉，頁 23270-23271。

111「芾頓首再拜右史舍人老兄閣下。蒙手翰，貺尚方珍醴，拜嘉增幸。來日當引九日拜臨顧之辱，併敘謝意。謹奉啟，不能罄所言。芾頓首再拜希聖舍人親家台座。來日東華得一介相引乎？吏部至今不見人來耳。」（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19，〈米元章書簡帖下〉，頁 8b-9a。

112（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明）張丑，《清河書畫舫》，頁 447。

113（元）脫脫，《宋史》，卷 354，〈姚祐〉，頁 23334。

114（宋）趙構，《翰墨志》，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輯 2 冊 6，頁 3a。

115「段拂。字去塵，江寧人，中博學宏詞科，十三年十一月以權禮部侍郎兼。十四年二月除中書舍人，仍兼。十六年正月除給事中。」（宋）陳騤，《南宋館閣錄》，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據清光緒中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本影印），冊 43，卷 8，〈段拂〉，頁 142。陳騤（1128-1203），字叔進，臨海人，謚文簡。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三）》，〈實錄院修撰〉，頁 2524-2526。

116「紹興十四年（1144）十一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六年（1146）正月除給事中，依舊兼權，十一月除兼直院。十七年（1147）三月除翰林學士，當月除參知政事。」（宋）何異，《宋中興學士院題名》，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影印），冊 44，〈段拂〉，頁 5b。何異，字同叔，號月湖，崇仁人，有《月湖詩集》。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二）》，〈何異〉，頁 1259。

興二十六年（1156）二月過世，為左中大夫。[117]

承奉郎吳激《金史》有傳：

>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栻，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皇統二年（1142），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118]

吳激字彥高，出使金被扣留，命為翰林待制，後卒於深州。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其記載多有「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吳激雖目前未見墨蹟流傳而無法得知其書畫風格，亦不知吳激是在成為米芾女婿之前或之後開始有此傳聞，但此現象反映了善於書畫者作為書法名家的後代親屬，亦參與了家族中傳統的繼承。無論吳激是否真「得芾筆意」，在他人認識中，吳激身為米芾的晚輩和女婿，受到米芾影響是理所當然之事，究其原因除米芾本身文化成就極高外，也體現了時人對米芾的形象認知不僅僅是米芾個人，而是將米芾視為米氏家族的文化中心，米氏整體是一具有書學畫學的文化世家形象。

女婿除此四人外，在米友仁《陽春詞》中亦有線索。《陽春詞》最後有一段紀錄，可知米友仁至平江大姚村居住，有女甥索書：

> 紹興戊午（1138）中春初七日，懶拙道人得守滁陽。既老則懶，遂請宮投閒，泛小舟來平江大姚村，過謙之於莊舍，乍朝來居，深村灑然，如濯清風於三伏畏暑中。其為快有不可勝言者。大恨未能增置百斛，尚依微祿，以哺孥稚，未能便納政為閒客，相從雲水閒耳，豈非老業。家女甥索書，此柔毫頑悍，作書不成，略無可觀。是月十三日。元暉。[119]

則米友仁有一姐妹嫁給居住在大姚村的某氏。史料中尚有米友仁做〈大姚村圖〉

117「二十六年二月左中大夫段拂薨。輟視朝一日。」（清）徐松，《中興禮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北京圖書館藏清蔣氏寶彝堂抄本），冊 823，卷 297，〈詔葬一〉，頁 453。

118（元）脫脫，《金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冊 33，卷 125，〈吳激〉，頁 26559。

119（宋）米友仁，《陽春集》，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輯 29 冊 164，頁 5b。岳珂《寶真齋法書贊》中收有〈米元暉陽春詞帖〉，內容正為現存的《陽春詞》，共十八首行書，岳珂所收與米友仁寫給其甥女的可能是同一卷。（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24，〈米元暉陽春詞帖〉，頁 5a-5b。

的記載，[120] 米友仁應常過訪大姚村並在此寫書做畫。此外都穆（1459-1525）《寓意編》中記一米友仁之山水橫軸：

> 小米山水橫軸，在陳湖陳大理家，上題云：「霄壤千千萬萬山，東南勝地熟躋攀。古人作語詠不得，我寓無聲縑楮間。紹興己未（1139），除守瑯琊，待次申江，寓居大姚村即妹家戲作。」城中沈氏嘗有〈大姚村圖〉，亦小米筆。成化壬寅（1482），為中官取去。[121]

此山水橫軸應即是孫鳳（約活動於十六世紀）《孫氏書畫鈔》所記載的〈米元暉雲山圖〉，[122] 若此〈米元暉雲山圖〉為真，則米友仁又有另一畫作，時間在寫〈陽春詞〉與作〈大姚村圖〉的下一年，跋中又清楚指出是米友仁妹家，確定是有一米芾之女嫁至大姚村，但不知女婿是何人，亦有可能是前四位女婿之一。[123]

另從前引米友仁〈湖山煙雨圖〉的題跋中可知米芾有一位女兒嫁給李坦，此女在米芾十三兒女中排行第九（或第十），而米友仁在 1131 年題跋時李坦與此女尚未過世，則嫁給李坦之女是墓誌所記出嫁四女外之女，在米芾過世後才成親。其他墓誌中未出嫁的三女，據〈令郎之戚帖〉1103 年後至其書寫時間已過世二女，〈司勛帖〉則記錄在 1100 年有一女過世，則米芾在世時至少已有三女過世，不知此三女是未出嫁者或已出嫁者？但嫁至大姚村之女應在 1139 年前尚未過世，李坦之妻過

120〈大姚村圖〉在明代文獻中開始有記載，李日華（1565-1635）《六研齋筆記》中抄錄米友仁自題的詩句：「米元暉〈大姚村圖〉，澄心堂紙所畫，墨樹三攢，屋四五間，雲氣與岡阜相抱，四面空闊皆水，石角微作遠巒，以大姚在太湖中故也。米有自題句云：廣文當日官雖冷，可奈才名振世何。他日君家須炙手，而今聊復崔堪羅。老來尚喜管城子，更愛好山江上青。武林秋高曉欲雨，正若此畫青冥冥。三茅別有洞中天，我欲居山屏世緣。累行積功多悅氣，玉宸欣有地行仙。紹興戊午（1138）季春十一日，書於大姚五湖田舍。元暉。」後又抄錄其他人之跋文，有元代王雲浦（約活動於十四世紀）、倪瓚（1301-1374），明代沈周（1427-1509）、吳寬（1435-1504）、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等人，但明代的跋文似題在沈周所臨的〈大姚村圖〉上。若根據這些跋文，米友仁〈大姚村圖〉在元代時為王雲浦所藏，遺失後復得，倪瓚觀跋，後流傳至沈汝融（約活動於十五世紀），1482 年再遭王賓（約活動於十五世紀）強奪，明正典刑後此畫已失，不傳，沈周因而背臨。（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156，卷 3，頁 21a-21b。

121（明）都穆，《寓意編》，頁 14a。

122 其中有米友仁題與吳寬跋：「霄壤千千萬萬山，東南勝地熟躋攀。古來作語詠不得，我寓無聲縑楮間。紹興己未（1139），除守瑯琊，待次平江，寓居大姚村妹家戲作。嬾拙翁元暉。」、「玉汝既浮元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壁間有〈雲山圖〉，題曰作於大姚村妹家，顧而嘆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玉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跡並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吳寬。」（明）孫鳳，《孫氏書畫鈔》，〈米元暉雲山圖〉，頁 272。

123 由文禧老的老字推測女婿文禧可能在蔡肇寫墓誌銘前就已過世，而吳激於北宋末年使金遭留，兩者可能性較低，但並非完全不可能。米友仁跋中也未提到此女婿，此女婿已過世或不在大姚村亦有可能，因此不能排除與四位女婿重複的可能性。

世年份也應在 1131 年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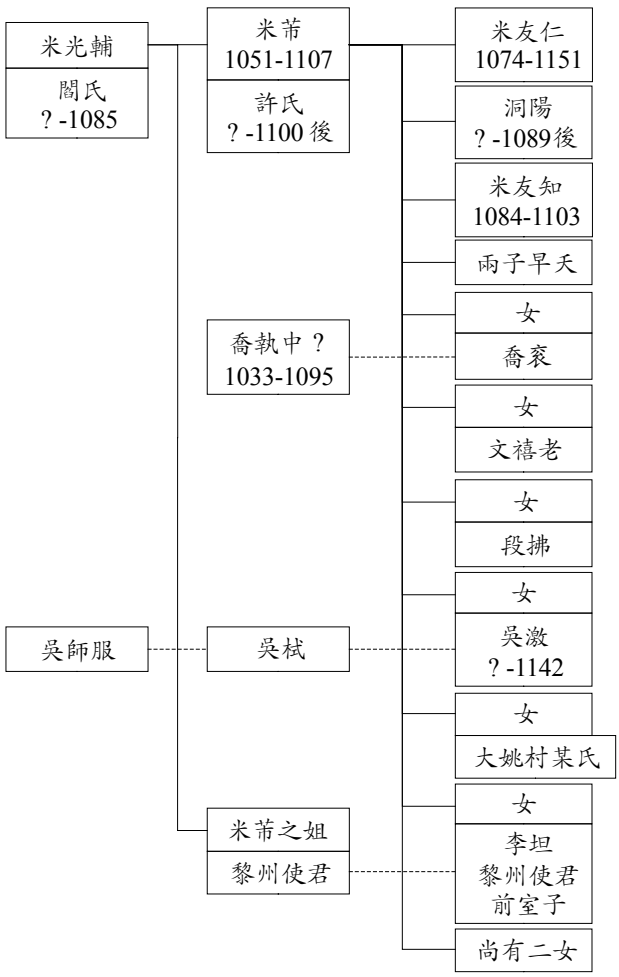
文獻中關於女性較少記載，只能確定至少有五人出嫁且知部分女婿姓名，這些女婿亦有一定身份地位，其中段拂關於米芾的逸事、吳激字畫「得芾筆意」的記載，也顯出米芾在家族中的重要性。米芾作為家族的文化建構者，善於字畫的吳激自然被放入其書畫脈絡之下。王庭筠（1151-1202）被記錄為米芾外甥亦是類似的情況，[124] 黃緯中曾考證王庭筠實非米芾外甥，[125] 但從此誤記可看到書風與米芾有關的王庭筠被放入米芾家族的成員，體現了家族文化的普遍性與重要性，而米芾之形象也不僅只為一書家，更是與其後代連結成有文化傳承的米氏家族。米芾的兒女與女婿可整理為表五。

由以上考證可知，米芾的兒女、女婿中有米友仁、米友知與吳激繼承米芾的書畫，延續米芾的風格與傳統；女婿則多為文人、士人，有一女嫁給米芾姐夫的前室子，反映米芾與士人的交往密切。此時米芾的書畫當已聲名遠播，家族文化也以其為中心，呈現以書畫為家學的形象。米友仁作為長子也承擔起傳承的重擔，在靖康之難後試圖重建米芾的榮光，其為米芾所做的整理、鑒定與保存，不但是後人理解米芾的基礎，更使米氏文化家族的形象根深蒂固。

124「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庭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明）解縉，《春雨雜述》，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輯 18 冊 65，〈書學傳授〉，頁 9b。

125 黃緯中認為此最早出現於明代解縉的《春雨雜述》，但此書並不可靠，應是王庭筠書學其舅張汝能（約活動於十二世紀）、張汝為（約活動於十二世紀），而兩人皆是書學米芾，造成王庭筠與米芾書風相近而有為米芾外甥的誤傳。黃緯中，〈金朝書畫家王庭筠生平的兩項討論〉，收入氏著，《書史拾遺》（臺北：麈研筆墨，2004），頁 119-125。

表五　米芾兒女與女婿關係表



五、米芾的孫子女

米友仁的努力雖留下了相當的成果，但由其慨嘆與活動來看米友仁的目標可能尚未達成而不甚滿意。米友仁後半生的持續努力也影響了其子女，米芾的孫輩亦繼續從事保存米芾書蹟與家族文化的活動。米芾墓誌銘中記載有「孫男女各一人」，[126] 未記姓名，從前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可知有編纂《米氏譜》的米憲，至少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孫女。

126（宋）蔡肇，〈故宋禮部員外郎米海嶽先生墓誌銘〉，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167。

（一）米憲

米憲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外尚有零星紀錄。元代《氏族大全》中的〈四賢堂〉與凌迪知（1529-1600）《萬姓統譜》皆記載：

> 米憲，宋嘉泰（1201-1204）中守瑞州。先是三賢堂，在酒務之右，祠東坡、欒城、米憲。後塑山谷，易曰「四賢堂」。[127]

由此段知米憲在嘉泰年間（1201-1204）守瑞州，在當地酒店之右有一「三賢堂」，供奉的是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與米憲，之後被加上黃庭堅（1045-1105），更名為「四賢堂」。而熊相（約活動於十六世紀初）《（正德）瑞州府志》卷五的〈歷官〉宋代下知州有米憲，下小字注「奉直大夫。慶元六年（1200）任。」[128] 汪珂玉（1587-?）《珊瑚網法書題跋》的〈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下則記有《寶晉山林拾遺》，底下注：「八卷，孫米憲刻。」[129] 依此可知米憲階官為奉直大夫，在慶元六年（1200）上任守瑞州，任官至嘉泰年間（1201-1204），後被立祠，編有《寶晉山林集拾遺》。

《寶晉山林集拾遺》是米憲為其祖父米芾所集的文集，共有八卷，現存，丁丙（1832-1899）《善本書室藏書志》與陸心源（1838-1894）《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中有相關紀錄。內容共有八卷，卷首為目錄，目錄後有蔡肇〈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卷一為賦，卷二為詩，卷三為長短句，卷四為文，卷五為《寶章待訪錄》，卷六為《書史》，卷七為《畫史》，卷八為《硯史》，後有米憲與豐坊（1492-1563?）跋。米憲跋文如下：

> 先祖南宮以文章翰墨，雄視一代，當崇寧間，名動天子，擢從外郡，對便殿，進奉常博士，踐南宮舍人，駸駸清望矣。而百未施一，天不假齡，悲夫。此所以重識者超群邁德，絕俗之歎矣。然字畫之傳，內而祕府，外而

127 此處《氏族大全》與《萬姓統譜》在文字上有異。《氏族大全》之倒數兩句為「後塑山谷，易曰『四賢堂』。」而《萬姓統譜》則為「後望山谷易曰『四賢堂』。」一字的差別造成文意不同，一者為後來多塑了黃庭堅，改名為四賢堂，一者為黃庭堅將其改名為四賢堂。但從前文來看，當是《氏族大全》為正確，否則不知為何黃庭堅將其改名為四賢堂，四賢堂也應非在黃庭堅在世時所建。（元）佚名，《氏族大全》，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 955，卷 15，〈四賢堂〉，頁 24。（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臺北：新興書局，1971，據明萬曆己卯凌稚哲原本影印），卷 79，〈米憲〉，頁 2a。

128（明）熊相，《（正德）瑞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刻本影印），冊 42，卷 5，〈歷官．宋．知州〉，頁 796。

129（明）汪珂玉，《珊瑚網法書題跋》，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據何夢華藏鈔本影印），輯 6 冊 45，卷 22，〈梁溪華氏真賞齋法書〉，頁 42b。

> 巨室，遠而遐方異裔，幽而山區海聚，人皆祕玩。一殆踰千金，其視朵雲之翰，籠鵝之墨，高麗之慕金，老人之求判，殆越宇宙而同時。至於文章短篇，閎深雄麗，夐絕一時，故先祖雖未顯，而文價已喧，如〈寶月觀賦〉一出，巨儒若東坡最擊節賞音，他可知矣。先祖遺文按待制蔡公天啟誌墓文有《山林集》百卷，若〈宣已子〉、〈聖度錄〉等文又數十卷，適靖康變故，先君閣學僑寓溧陽，僅脫身于崎嶇兵火之中，異時寶晉所藏皆希代所見，靡有孑遺，故先集亦不復存在，以故尚未顯行于世。憲不肖之孫，緬想祖烈，重以先君閣學治命，每歎遺稿未克廣傳，為沒齒深恨。憲欽承先訓，勠心瘵形，遠求博訪，裒聚縷積，迨今五十年矣。而六丁敕將，毫芒僅有故梵筴雜疊青氈，並藏自《書史》、《畫史》、《硯史》外，其他詩文纔百餘篇，懼遺編之墜地，致潛德之晦蝕，乃即筠陽郡齋，命工鋟板，以遺世之欲見是書者，庶可無愧於彥芳之藏筆，魏謨之寶笏，如其發揮幽光垂示，將來則有俟于大手筆序而冠諸篇首云。嘉泰改元初祀，歲次辛酉月紀太蔟日御乙亥，嗣孫米憲拜手謹識。[130]

由米憲稱「先君閣學」來看，米憲當是敷文閣直學士米友仁之子。從跋文中可看出米憲因是集米芾詩文，對其書法的著墨較少，而將重點放在米芾的文章詩詞上，更引蘇軾之褒美來顯出米芾的文才。此跋也可看出米憲受到米友仁的影響，對保存米芾的詩文、著作有強烈的意識，米憲首先提到米芾的詩文數量極多，但因靖康之難米友仁未能保存好大部分的作品，而使米芾詩文未能廣傳，米友仁以此為沒齒之恨，更將此工作交代於米憲。米憲繼承米友仁遺志，蒐集散佚的米芾遺稿持續五十餘年，僅得三集與百餘篇詩文、佛經，因懼作品再次遺失而在嘉泰元年（1201）正月乙亥日作跋，付梓刊印，望米芾作品能保存廣傳，更期待將來有巨擘能為《寶晉山林集拾遺》作序，充分顯出米憲的努力與野心。值得注意的是米憲除提到米友仁外，關於米芾的文章卻是引米芾墓誌記錄之《山林集》，可推測米憲實際上並未見過這些詩文，米憲對米芾的瞭解與想像可能很大部分都來自於米友仁，且因靖康之難的關係而對保存家族文化的意識特別強烈。依此跋來看，方信孺〈寶晉米公畫像記〉中的「公之孫□□公遺文，如〈北山養疾篇〉、〈紹言詩序〉等作，皆逸焉。」缺字處或有可能指米憲，[131] 第一字可能為「憲」，第二字為帶有蒐集意義的字。但

130（宋）米憲，〈寶晉山林集拾遺跋〉，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267-268。
131（宋）方信孺，《桂勝》，卷 2，〈寶晉米公畫像記〉，頁 2365。

〈北山養疾篇〉與〈紹言詩序〉在《寶晉山林集拾遺》中似未收錄。[132]

筆者目前蒐集到《寶晉山林集拾遺》的版本有三，一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而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兩本《寶晉山林集拾遺》鈔本，兩者皆有豐坊在1549年的跋，當是其後的鈔本。以下將各版本情況整理成表格：

表六 《寶晉山林集拾遺》各版本比較

版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	《寶晉山林集拾遺》藍格鈔本	《寶晉山林集拾遺》舊鈔本
高寬	高 23.1 公分 寬 15.5 公分	高 16.3 公分 寬 10.6 公分	高 27.2 公分 寬 17.5 公分
邊欄界行	左右雙邊	左右雙邊	無邊框
行款	每半葉十行 每行十六字	每半葉八行 每行二十字	每半葉十行 每行十六字
版心	似為白口，雙魚尾 有字數及刻工	黑口，無魚尾	書口無字跡 每頁中縫右側上方記有卷次
跋	豐坊	豐坊	豐坊
收藏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莛圃收藏、雲輞閣、荃孫、章善慶珍藏、雪壺拜觀	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鐵保私印、鐵鄉
字體	全書字體風格相同，僅有跋文部分相異。米憲跋文以似手寫的方式刻印，豐坊跋字體較小，亦與正文風格不同。[133]	全書字體風格相同。[134]	字體風格可分三種以上，目錄、卷一至四與豐坊跋為第一種；卷五至八為第二種；米憲跋為第三種。[135]

132 若以此兩文名稱查找，《寶晉山林集拾遺》中未收此兩文。從方信孺前後文意來看此處之「逸」應非散逸之意，因此不知是現存之《寶晉山林集拾遺》不全（可能性較低，因紀錄中皆為八卷，且米憲跋亦在，不似有逸散）或米憲未將其收入（可能另有輯成一書？）。也有可能是此孫非指米憲。但方信孺時此兩文應尚存。

133（宋）米憲、（明）豐坊，〈寶晉山林集拾遺跋〉，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267-268。

134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一）》，〈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301。筆者將此藍格鈔本與其他版本大致比對後發現中缺數頁，分別是目錄的第一頁後半葉與第二頁前半葉、第四卷的〈雜說十三段〉後半部分與〈到任榜〉。其整冊文字中亦有少數不同，但多為通同、俗體字或字形誤刻，多不影響文意。

135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一）》，〈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300-30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雖稱為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但其後亦有豐坊跋，三版本跋文皆同：

> 南宮《山林集》嘗見鈔本六十卷，茲則其孫憲所刻拾遺爾。歲嘉靖己酉（1549）六月甲子，鄞豐道生觀于錫山華中甫真賞齋。[136]

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中記錄《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下注：「影宋嘉泰刊本」，[137]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寶晉山林集拾遺跋〉也提到影寫宋嘉泰刊本，可能都是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138]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則抄錄米憲跋文，並另有一段跋。[139] 由陸心源的跋文中可知與丁丙所記為同一本，且兩人都有將《寶晉山林集拾遺》與《寶晉英光集》互相校對，增補後可較《寶晉英光集》多出詩文十餘篇，而在《寶晉英光集》卷八的〈題古良醫妙計〉的部分《寶晉山林集拾遺》版本較佳，其餘大致相同。[140] 此外兩

136（明）豐坊，〈寶晉山林集拾遺跋〉，收入（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268。

137 其全文為「《山林集》百卷，靖康之亂，其子友仁避難溧陽，失不復存，其孫憲裒聚五十年，自《書史》、《畫史》、《硯史》外，其他詩文僅百餘篇，鏤版於筠州郡齋，題曰《拾遺》，自識卷後。前冠左承議郎敷文閣待制蔡肇所撰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時在嘉泰改元歲次辛酉也。此本影寫，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後有題云：南宮山林集嘗見鈔本六十卷，茲則其孫憲所刻拾遺爾，嘉靖己酉六月甲子鄞豐道生觀於錫山華中甫真賞齋。今以《寶晉英光集》互校，得多詩文數十篇，《英光》集刊於紹定壬辰，僅後嘉泰辛酉三十年，不知倦翁何以未見憲之拾遺耶。當兩書并存，以合雙璧。」（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九）》（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光緒辛丑季秋錢唐丁氏本影印），卷 28，〈寶晉山林集拾遺〉，頁 727。

138 陸心源跋：「《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宋米芾撰。影寫宋嘉泰刊本，每頁二十行，行十六字，前有蔡肇所撰墓誌，後有米憲刊版序。案芾《山林集》百卷，靖康之亂，其子友仁脫身南渡，僑寓溧陽，盡失之。其孫憲嘉泰中知筠州始輯為此集，僅存詩文五卷，《書史》、《畫史》、《硯史》各一卷，不及原集十之一，故曰《拾遺》也。以四庫所收《寶晉英光集》互校，得多詩文數十首，皆從《寶晉》、《英光》兩帖錄出者，故曰《寶晉英光集》也。惜乎《紹興米帖》所刊米札百十通皆未收入耳。紹定後嘉泰二十年觀岳珂序，似未見憲所刻者，然《拾遺》所載除《書史》、《畫史》、《硯史》外岳本皆已有，惟岳本卷八題古良醫妙技二十餘條注曰：『以下並不標題』其為《拾遺》所有者十三條，題古良醫妙技祇二十二字，餘十二條題曰雜說。岳本削『雜說』二字，淆亂不清，不如《拾遺》之善也。」（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 11，〈寶晉山林集拾遺跋〉，頁 137。

139 陸心源在抄錄米憲跋文後有一段跋：「案《寶晉山林集》一百卷亡于南渡，四庫所收《寶晉英光集》八卷乃岳珂所輯，後人又有附益者也。此本為其孫米憲所輯，嘉泰初刻于筠陽郡齋，卷一賦，卷二詩，卷三長短句，卷四文，卷五《寶章待訪錄》，卷六《書史》，卷七《畫史》，卷八《硯史》，各家書目罕見著錄。余從杭州丁松生太令借得影宋抄本，傳錄亦罕，覩之祕笈也。岳本輯于紹定五年（1232），上距嘉泰改元二十八年，似未見此本者，不可解也。」（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二十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光緒八年壬午冬月十萬卷樓刊本影印），卷 77，〈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頁 415-416。

140 兩人所指出的是《寶晉英光集》在〈題古良醫妙計〉下有十三條，不過其內容多與標題無關；《寶晉山林集拾遺》則是在〈題古良醫妙計〉下僅有一條（此條即是《寶晉英光集》〈題古良醫妙計〉的第一條），而後多一標題〈雜說〉，〈雜說〉下有其餘的十二條。以內容來看當為《寶晉山林集拾遺》較正確。（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題特古良醫妙計〉、〈雜說〉，頁 205-206。（宋）米芾，《寶晉英光集》，〈題古良醫妙計〉，頁 2b-3a。

人皆提到岳珂集《寶晉英光集》只距《寶晉山林集拾遺》約三十年，不知為何岳珂未見過。[141]

值得注意的是除藍格鈔本外，另外兩本《寶晉山林集拾遺》在米憲跋都有與正文不同的字體表現。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的米憲跋與正文可能是同一人所書，用筆習慣相近，但是以行書方式抄成，且有粗細變化，用筆也沒有正文侷限。雖然書法水平不高，仍可看出是刻意以不同的方式書寫。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米憲跋（圖10）則有特別的風格，雖為刻成，但明顯可見其試圖營造以毛筆書寫的效果。此米憲跋為粗細變化明顯的行書，轉折方直，並作出連筆、映帶的細節，結字左低右高，部分字的底部亦傾斜。以書法風格來看書寫者書風學自米芾，有許多刻意扭曲作出力感的筆劃，長撇與捺筆的做法和豎劃的彎曲等都可見米芾風格。從刻意以不同和接近書寫的效果來看，此跋應是按照原有的墨蹟書風所刻，即是以米憲的墨蹟刻版，可知米憲的書風亦是源自米芾。跋中提到「先祖」、「先君」、「先訓」時挪抬，「天子」平抬，也表示其保留了原本的格式。

關於米憲生平所知不多，僅知其慶元六年（1200）上任守瑞州，任官至嘉泰年間（1201-1204），後被立祠。米憲編有米家族譜《米氏譜》，上推至米芾五世祖米信，維繫家族緊密關係；又蒐集米芾詩文，編成《寶晉山林集拾遺》，由其跋可知其學習米芾書風和蒐羅遺文五十餘年的努力，對米芾的遺作保存傳播與維繫家族文化相當重視。

（二）其他

米芾尚有一孫名為米恁（約活動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周必大（1126-1204）之《盧陵周益國文忠公集》紀錄：

> 癸亥。晴。昨日雨，晝夜不止，而今遽霽，天贊我也。縣官送別於五里外，新至者米丞恁，蓋元章之孫，友仁侍郎之子。[142]

---

141 丁丙與陸心源雖說不知為何岳珂未見過《寶晉山林集拾遺》，不過岳珂在《寶真齋法書贊》中的跋贊中透露出岳珂收藏有《寶晉山林集》。如〈米元暉陽春詞帖〉的岳珂贊：「贊曰：予家有《山林集》，觀寶晉自製之詞……」其他在〈薛道祖鶉鳩帖〉跋、〈米元章獲硯帖〉跋、〈米元章壯觀前詩帖〉跋、〈米元章道林詩帖〉跋、〈米元章臨謝安八月帖〉跋岳珂也都有提到《寶晉山林集》，主要是做詩文的考證，或許是因岳珂收藏有一百卷的《寶晉山林集》而認為八卷的《寶晉山林集拾遺》較不完整，而不以其校對。（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24，〈米元暉陽春詞帖〉，頁 24a；卷 13，〈薛道祖鶉鳩帖〉，頁 7b；卷 19，〈米元章獲硯帖〉，頁 18a-18b；卷 20，〈米元章壯觀前詩帖〉，頁 7b；卷 20，〈米元章道林詩帖〉，頁 9b-10a；卷 20，〈米元章臨謝安八月帖〉，頁 18a-18b。

142（宋）周必大，《盧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傳

周必大《盧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此段的時間是乾道壬辰（1172）四月癸亥日，此處米丞恁之「丞」應指官職。從其前幾天的紀錄可以知道周必大當時在南陵縣，米恁則是剛抵達，可能是南陵縣新上任的縣丞。米恁在《淮南水利考》中亦有記載，可知淳熙九年時（1182）米恁在淮南擔任與水利有關的官職，[143] 但其他生平與活動已不可考。[144]

另據前考證米芾有一女兒嫁至大姚村並有一女，此外孫女應非墓誌中的孫女，因此米芾至少有孫女與外孫女各一。而《寶真齋法書贊》中的米友仁尺牘自稱有十一口：

> 令人以次寶眷，伏惟一一均慶。仲謀季寬承務諸仲季，幾人赴官，附此道意。友仁五口在此，六口在新昌，成甚家計。友仁拜問。[145]

米友仁與四人同住，另有六人在新昌，因此此書信應為 1130 年後所寫，且其中提到有數兄弟任官，米友仁也「成甚家計」，當是動亂稍微平定之時。米芾最年幼的女兒不會晚於 1107 年出生，此時米芾的女兒應皆已出嫁，因此十一人中除米友仁外，可能還有米友仁之妻、米憲、米恁、墓誌中之孫女和其他兒女六人，即有九位子女。米友仁的兒女可能尚有其他線索，如《寶真齋法書贊》中有一米友仁的書簡：

> 汝宜省脫著衣裳，切須謹慎，第一不得失飢，常早歸喫飯，千萬千萬。吾老業離家，生受生受。就請受養，家成甚情況，汝輩安坐，豈知吾辛辛勤勤？今付安人藥，便令圓好好收藏，并附子四箇，是入汝喫藥中，少此四箇附子未擣末者半料切記不要差誤，餘切將息將息。安人十四娘新婦與兒同此。押付韓師。
>
> 姑夫買柴時同買下，米賤時亦買下，月用錢續寄去。[146]

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影印），冊 52，卷 171，頁 679。

143（明？）佚名，《淮南水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冊 851，卷上，頁 291-292。

144 凌迪知《萬姓統譜》中關於米氏的記載有一人為米悠：「米悠。襄陽人，判滁州。」由於是襄陽人，悠字也符合米恁、米憲一輩所用的心部，不知是否有可能是米恁恁字之誤（即與米恁是同一人）或是另一米芾之孫？但是關於米悠也僅有此紀錄，故無法進行進一步的推測。（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 79，〈米悠〉，頁 2b。

145 此書簡似前有闕文，而中段文字文意不明確，但米友仁有十一口應可確定。（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24，〈米元暉書簡帖〉，頁 13b。

146（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24，〈米元暉書簡帖〉，頁 12a-12b。

此書簡似為米友仁寫給晚輩，叮嚀交待並附藥和附子，對象可能是米友仁生病的兒子，但確切身份不明，仍需要更多證據與線索。[147]

米芾的孫子女至少有十位，九位為米友仁兒女，其中兩位為米憲、米恁；另外尚有一位居住在大姚村的外孫女。這些孫子女姓名與活動多難以考證，但從米憲編輯米家族譜《米氏譜》和蒐集米芾詩文編成《寶晉山林集拾遺》的行為，或可推測米憲進行有關家族的活動時，其他人亦參與其中，共同進行家族文化的保存與建構，並藉此維繫族人關係，緬懷過去的米芾形象與榮光。

六、米芾的曾孫

〈米芾墓誌銘〉中雖未述及米芾曾孫，但從現存的《松桂堂帖》與史料中可知米芾有曾孫米巨岦（約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前半）與米巨秀（約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前半）。《松桂堂帖》是米巨岦在 1248 年所刻，內容包含米巨岦自身收藏的米芾作品與跟友人借來的收藏，有墨蹟亦有拓本上石，原有四冊以上，今僅存一冊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將於考證米巨岦生平後討論。

（一）米巨岦

米巨岦曾為米芾刻《松桂堂帖》，其中有許多米巨岦跋，跋中稱米芾為「先南宮」，[148] 稱米友仁「大父」，[149] 自稱「曾孫巨岦」，[150] 可知米巨岦為米芾的曾孫。關於米巨岦生平活動記載最詳盡的是方岳（1199-1262）《秋崖集》中的〈薦僉判米

147 此書簡由內容判斷對象為米友仁晚輩，從「安人十四娘新婦與兒同此。押付韓師」推測對象可能為其子，並要其夫妻將此文書或藥轉交給韓師。但若做此解，文末之「姑夫買柴時同買下，米賤時亦買下，月用錢續寄去」就略顯怪異，據前考證米友仁的姑夫只可能是黎州使君，似與此事無關，若姑夫是米友仁自稱也不合理。在《寶真齋法書贊》中文末此三句與前書簡中有一空格，可能是岳珂將其他書簡殘段誤合記成一帖或被誤裝成一帖。又或此段非米友仁書，為紙張的再利用。（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24，〈米元暉書簡帖〉，頁 12a-12b。

148 由「先南宮」可知米巨岦作跋時米芾已經去世。在《松桂堂帖》中，可以見到稱米芾「先南宮」的米巨岦跋有〈海岳帖〉、〈寶晉三帖〉、〈壯觀賦〉、〈淨名齋記〉等四帖後的米巨岦跋，而從文獻記載中的其他米巨岦跋也稱「先南宮」的尚有〈臨化偈帖〉、〈到官帖〉、〈辨顛〉二帖、〈淮南帖〉、〈相義錄帖〉。（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宋搨寶晉齋帖〉，頁 3578-3579。

149 米巨岦稱米友仁為「大父」，即為祖父之意。《松桂堂帖》中可見到稱米友仁「大父」的有〈海岳帖〉、〈淨名齋記〉、〈參賦〉三帖的米巨岦跋。

150 米巨岦自稱「曾孫巨岦」的對象為米芾，《松桂堂帖》中自稱「曾孫巨岦」的有〈海岳帖〉、〈嘉興縣君錢氏墓誌〉的米巨岦跋。另外文獻中記載自稱「曾孫巨岦」的跋尚有〈殘水帖〉、〈臨化偈帖〉、〈到官帖〉、〈辨顛〉二帖與〈淮南帖〉。（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宋搨寶晉齋帖〉，頁 3578-3579。

巨岑〉一文：

>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為抗強敵百勝之鋒，遏四海橫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非才假守，待罪廬山，有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米巨岑者，齒宿而志不衰，身癯而心愈壯，抵掌扼腕，真有矍鑠是翁之風。當其令蓮城時，州盜群輩，傍縣連陷，聲搖數州，巨岑崎嶇鞍馬，閒身自蔽翼，邑以無恐，巋然獨存。試嘗問其世家，則固米芾之諸孫，而子諲之自出也。臣與之共事於今且半載，見其簿書靡密，必躬必親，有以知其能勤。攝郡踰時，例卷弗取，有以知其能廉，方幸協恭，而以滿替告矣。臣忝為之長，敢不以其實聞，欲望聖慈特與陞擢，以風示四方之小吏，是亦厲精之一云。[151]

米巨岑在任職於南康軍之前曾為知蓮城縣事並抵抗盜賊，蓮城應即連城，位於汀州府。據秦效成《方岳年譜》，方岳於淳祐八年（1248）至九年（1249）在江西星子縣，[152]〈薦僉判米巨岑〉應是此時所寫，則米巨岑同時於南康軍任職，官銜為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方岳曾問米巨岑的家世，是米芾諸孫，向子諲（1086-1153）之後，而在《松桂堂帖》中有〈嘉興縣君錢氏墓誌〉，其後之米巨岑跋也稱「得之外氏薛林向公家」，可知米巨岑母應是向子諲之女，兩家有姻親關係。在《松桂堂帖》中之〈壯觀賦〉米巨岑跋稱「先子為淮南漕幕，得此墨本」，而前考米恁於淳熙九年時（1182）在淮南擔任與水利有關的官職，米巨岑之父很有可能就是米恁。米恁生平活動雖少有記載，卻藉由米巨岑的跋可知米恁亦有蒐集米芾書蹟的活動，亦可推測米巨岑至少有一兄長。此外米巨岑在《松桂堂帖》跋中曾稱自己「濫從世爵，垂三十年，更任凡七，為令者三」，署名官銜為「承議郎前知紹興府會稽縣事兼主管攢宮事務賜緋魚袋」，時間為淳祐辛丑（1241），[153]可知米巨岑官職更動頻繁，曾任三次知縣、縣令，在 1241 年前為知紹興府會稽縣事兼主管攢宮事務。

米巨岑在文獻中可能有被誤記，如陳道（約活動於十五世紀）、黃佖昭（1435-1508）編纂之《（弘治）八閩通志》與凌迪知《萬姓統譜》有記載一名「米巨宏」。《（弘治）八閩通志》卷十三地理〈汀州府〉下有〈連城縣城〉：

151（宋）方岳，《秋崖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951，卷 18，〈薦僉判米巨岑〉，頁 22a-22b。

152 秦效成，《方岳年譜》，收入吳洪澤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十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頁 7729-7732。

153（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宋搨寶晉齋帖〉，頁 3578。

> 宋紹興間（1131-1162），縣令丘欽若創築；乾道間（1165-1173），縣令楊立中作三門，東曰朝京，西曰騰驤，南曰龍門，歲久頹圮；端平間（1234-1236），縣令米巨宏因寇亂之餘復築；淳祐間（1241-1252），縣令羅應可重修，并作甕城，改朝京門為通京，騰驤門為秋成，龍門為薰風，後復廢。[154]

卷三十四秩官，歷官汀州府下的宋代寧化縣有縣丞紀錄：「米巨宏。陳大章。俱紹定間（1228-1233）任。」[155] 而連城縣知縣事亦有米巨宏。[156] 卷三十八秩官，名宦〈汀州府〉下〈連城縣〉米巨宏下注有：

> 紹定間（1228-1233），知連城縣，當寇亂之餘創廨宇，修學宮，給田以養士，定綱運額，立賣鹽法，郡守李葉上其功，特改合入官。[157]

卷四十二公署，汀州府文職公署下的連城縣下注：

> 在縣城北。宋紹興三年（1133）攝縣事長汀縣丞卓庠創建，紹定間（1228-1233）為寇所燬，縣令徐价經始營建。後縣令米巨宏踵而成之。元至正六年（1346）復為邑寇羅天麟所燬。[158]

卷四十五學校，汀州府連城縣學下注：

> 在縣治東一百五十步。宋紹興四年（1134）縣令陳南復創建，後遷縣東南尉司舊址。淳熙間（1174-1189）縣令常圄復建于舊所。紹定（1228-1233）寇亂，暫駐戍兵于學，遂為所壞。縣令米巨宏重修。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燬于紅巾之亂，惟大成殿巋然獨存。二十二年（1362）縣尹馬周卿教諭吳源重建門廡及兩齋，後復圮。[159]

凌迪知《萬姓統譜》中亦有記載，但誤將紹定作紹興：

> 米巨宏紹興初（1131）以寧化丞攝連城縣事，當寇亂之餘創廨宇，修學

154（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序，據明弘治四年刻本影印），冊 33，卷 13，〈汀州府 連城縣城〉，頁 171。

155（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卷 34，〈汀州府 宋 寧化縣 丞〉，頁 466。

156（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卷 34，〈汀州府 宋 連城縣 知縣事〉，頁 468。

157（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卷 38，〈汀州府 連城縣 宋〉，頁 529-530。

158（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卷 42，〈汀州府 文職公署 連城縣〉，頁 579。

159（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卷 45，〈汀州府 連城縣學〉，頁 614。

宮，給田以養士，人咸頌之。[160]

據此米巨宏紹定間（1228-1233）任汀州府寧化縣縣丞，後知連城縣事，任期到端平年間左右（1234-1236）。這些記載與方岳〈薦僉判米巨公〉的「當其令蓮城時，州盜群輩，傍縣連陷，聲搖數州，巨公崎嶇鞍馬，閒身自蔽翼，邑以無恐，巋然獨存。」幾乎完全相同，[161] 米巨宏不但曾知連城縣事，連城遭盜寇騷擾的記載也極為相似，加上「宏」與「公」在字形上頗為相近，很有可能是傳抄時造成的錯誤，因此推斷米巨宏與米巨公應為同一人。

由以上整理，米巨公在紹定間（1228-1233）任汀州府寧化縣縣丞，端平年間（1234-1236）為連城縣令，後為知紹興府會稽縣事兼主管攢宮事務，至 1241 年左右。在 1248 年於江西星子縣任官，為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此時米巨公已有一定歲數，並同時刻成《松桂堂帖》。

《松桂堂帖》雖僅存一冊，但由文獻記載可推論原有四冊以上，並知其收錄的三十餘帖，包含米芾收藏的寶晉三帖最佳版本、米芾之篆額、小楷、有塗改之草稿等，這些作品多不見於墨蹟與其他刻帖，相當珍貴，其中收錄的跋文亦透露了許多信息。除前述可知米巨公的父母、兄長身份外，米巨公在刻帖時將米友仁與親戚向子諲的跋一併刻入，自己也以類似米友仁的方式作了許多跋，這些跋的內容不只稱讚米芾書法，更記述部分帖目獲得的經過或來源，值得注意，以下列出可考之米巨公跋文：

表七　《松桂堂帖》中米巨公之跋文內容

米巨公所跋之帖	米巨公跋文內容
〈寶晉篆額〉與〈海岳帖〉	右古書寶晉齋三字、海岳二字皆先南宮真蹟。大父閣學跋其本末，因為寶晉法書之冠，質諸博雅君子，僉曰韙哉。曾孫巨公敬書。
寶晉三帖	右晉王謝諸賢法書先南宮所寶玩因以名齋，今三帖乃齋中所藏。紹興初真蹟多歸九禁，世罕其傳，僅存此墨本，真天下法書第一。巨公謹跋。
〈壯觀賦〉	先南宮翰墨妙天下，而小楷頗罕得。儀真有壯觀舊址，而此賦南宮所述也。觀其筆力遒勁，不減禊帖，文無蹈襲，真古作者。先子為淮南漕幕得此墨本，敬入《寶晉法書》，以與同志共覽焉。巨公謹跋。

160（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 79，〈米巨宏〉，頁 2a。
161（宋）方岳，《秋崖集》，卷 18，〈薦僉判米巨公〉，頁 22a-22b。

米巨公所跋之帖	米巨公跋文內容
〈嘉興縣君錢氏墓誌〉	右錢夫人墓額寶晉小楷八分書，得之外氏蘚林向公家，斯亦天下法書第一。曾孫巨公謹跋。
〈淨名齋記〉	〈淨名齋記〉先南宮屬稿之筆也，大父於卷末跋其始末。伯兄為浙漕船官幕長，四明宣獻樓公之子，好古博雅，於先世翰墨尤所愛敬，出示此卷遂以歸之，纔諸堅珉，使復之觀斯文。知所失者如此，所得者如此，復其歸者抑又如此，可不寶諸。巨公謹跋。
〈參賦〉	寶晉手書〈參賦〉一卷，大父審定真跡，今歸御府。巨公百拜謹誌。
米芾尺牘	右五帖，得見於曹令君谷中。審其為真，用入《寶晉齋帖》。曾孫巨公謹誌。
〈臨化偈帖〉	先南宮〈臨化偈〉，自為天下老和尚，豈非從空寂中來耶。及觀公答坡仙語，乃云修楊許業，為帝宸碧落之遊意者神游八極，出入乎佛老之學者邪。淳祐戊申中秋，曾孫巨公，百拜移石於南康郡幕松桂堂。
米芾之詩與〈東下帖〉	右三帖，得諸淳熙相國陳文正公家，其再世孫興國史君德夫，舉而歸之。巨公敬入《寶晉法書》。巨公謹跋。
〈到官帖〉	巨公不才，四償邑債，而又失腳康廬之幕，凡所以奉上臺者惟謹，其如專使雜遝，叫呼凌辱，又有甚於為邑之時。偶閱所藏先世遺墨，乃見此帖，因思其害，自昔而然，以先南宮出宰日，距今二百餘年，尚不能免，況世道日趨於薄，是誠不足怪也矣。三復慨歎，命刻諸石。淳祐戊申日南至，曾孫巨公百拜謹書。
〈辨顛〉二帖	巨公筆研不靈，濫從世爵，垂三十年，更任凡七，為令者三，恪守先規，僅自植立，荷諸老先生見知，誤畀薦函，殆如束筍。以貧仰祿，不暇擇地，失腳稽山，甫及兩考，邑號繁劇，粗竭勤勞，幸不得罪于士民。然賦性狷介，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往往謗讟乘之，惟知內省，何敢怨尤。橫渠先生有云：「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三復斯言，自覺宇宙宏大。嗟夫，薏苡之嫌，蒺藜之譖，從古有之，況今世道不古耶。當觀先南宮辯謗遺墨，為之增愴，因書以自勉云。淳祐辛丑孟夏，曾孫承議郎前知紹興府會稽縣事兼主管攢宮事務賜緋魚袋，米巨公百拜謹書。
〈淮南帖〉	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適逢艱歉不雨者三月，政懷憂國之心。一日，文簡曹公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愈增感慨，因念南宮仙去，遺翰多上中秘，其散落人間者又不知其幾，今塔下一詩，豈非佛力護持而不為六丁取去耶？尊民知寶是編，斯亦九原之幸也。曾孫巨公鑒定謹跋。因磬石松桂堂，與好事君子共之。時菊節後五日。
〈墨莊帖〉	〈墨莊〉、〈家山〉二詩，使相吳居父出鎮時刻寘郡齋，今與荊榛瓦礫侶，僅得墨本於廬山好古君子，用入《寶晉法帖》，以永其傳。
〈相義錄帖〉	右〈相義錄〉先南宮之所撰次者，因得墨本於匡廬好古君子之家，載觀筆勢挽萬牛，氣概淩九秋，英誼凜如，褒貶森嚴，真一代之春秋也。巨公謹跋。

由格式來看，許多跋中米巨宗的作法與米友仁極為相近，都以「右」接帖名開頭，再描述米芾做此書的背景或審定，或加稱讚，最後署名，且只要前有米友仁的跋，米巨宗必定會在跋中提到，可見米巨宗有意識地模仿米友仁作跋，試圖將家族的文化傳統延續。但在內容方面米友仁與米巨宗的著重點略有不同，米巨宗在跋中較多有稱讚之詞且偶有提到如何獲得此帖或來源，表達其尋找各帖之經過與辛苦。在少數特定跋，米巨宗則藉該帖內容在跋中反映自身不順遂的仕途，將自我際遇與米芾重疊呼應。跋文中也透露了米巨宗對米芾在書學思想方面的瞭解，數跋中可見米巨宗稱其所刻之帖為《寶晉法書》、《寶晉齋帖》或《寶晉法帖》，[162] 在〈壯觀賦〉跋中又以禊帖與米芾之作相較，顯示米巨宗相當清楚米芾以晉人法書為上的書學思想。

由米巨宗的跋也可見到其書法學習米芾。現存的《松桂堂帖》中有米巨宗六跋，分別在〈海岳帖〉（圖 11）、〈寶晉三帖〉（圖 12）、〈壯觀賦〉（圖 13）、〈嘉興縣君錢氏墓誌〉（圖 14）、〈淨名齋記〉（圖 15）與〈參賦〉（圖 16）後，米巨宗的運筆有許多彎曲或扭曲的弧狀筆劃，結字則多有左低右高、筆劃特別重按形成焦點的安排，營造出書寫的跳宕感，明顯是學習米芾的作法。但米巨宗書寫的整體安排並無連貫感，許多地方也顯得過於刻意、生硬，書法水平不及米芾與米友仁。此外在此六跋中，亦有些微書風差異，很可能是米巨宗依據米芾作品的風格作出跋文風格的調整。如〈壯觀賦〉與〈嘉興縣君錢氏墓誌〉皆是小楷，米巨宗的跋文都顯得較拘謹且連筆較少，結字也趨方正而少變化，並以楷書作成；〈參賦〉則因其內容與內府收藏關係同樣謹慎而工整，但為行書；其餘則作結字較有變化的行書。

《松桂堂帖》的編排方式同樣具有意義。《松桂堂帖》的編排順序相當複雜且有多種因素影響，如獲得時已有的裝裱情形或藏家收藏來源，但作為《松桂堂帖》之首的當是〈寶晉篆額〉與〈海岳帖〉榜題，其後接續寶晉三帖。此三帖作為《松桂堂帖》前三帖雖有可能是因其為篆額、榜題和米芾收藏的格式特殊性，但對米巨宗或米家後人而言並不僅如此。〈寶晉篆額〉為米芾的寶晉齋篆額，米友仁跋其後提到是米芾以二王而命名；〈海岳帖〉則是海岳庵的榜題，米友仁提到其屋基尚存；米巨宗亦在寶晉三帖後跋中提到米芾因晉代名家而命名其齋。這些作品不只是米芾的書蹟與遺物，對米家後人來說，更是他們的記憶載體與緬想祖烈之媒介。米友仁提到海岳庵屋基尚存，代表米友仁曾再親身走訪實地，寶晉齋與海岳庵亦是其曾經

162《松桂堂帖》的名稱可能源自馮銓（1595-1672）根據米巨宗跋中的「磬石松桂堂」而命名。

生活過的地方，不難想像米友仁造訪時對過去的遙想與後來見到此二帖所引起的緬懷和情緒；米巨宗雖可能無法造訪遺址，但手持這些作品時或也曾想像米芾如何在其齋中欣賞晉人法書和寫下跋文，米友仁的跋對米巨宗而言也扮演著提供更多米芾資訊和連結的角色。

從《松桂堂帖》可知米巨宗書法學習米芾，作跋時不但根據作品風格與內容做調整，在有米友仁和向子諲跋時都會提到其跋，並敘述帖的來源與流傳，可見米巨宗對米芾作品相當瞭解，也非常仔細、有意識地作跋。米巨宗時原家中所藏米芾作品多已流散四方，帖中所刻有友人歸還或出借，跋中也偶有透露其感慨與努力，亦是米芾後代中為保存米芾作品、延續家族文化傳統的重要例子。

（二）米巨秀

方信孺的〈寶晉米公畫像記〉記錄：「公之曾孫□□秀。實為靜江府□□支使，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題字。」中有缺字，[163] 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則提到：「元章曾孫巨秀。見於方信孺記。」可知方信孺原本的缺字應為「巨」，[164] 則米芾有曾孫米巨秀。米巨秀曾任職鎮江地方官，《（至順）鎮江志》中「西廳通判」下有米巨秀，但未標注到任與除任年月。其前後的通判到任除任時間有部分有紀錄：

> 邱壽邁 朝散郎，嘉定十二年（1219）正月到任，五月差監尚書六部門
>
> 樓昉
>
> 上官涣酉
>
> 米巨秀
>
> 王萬 端平二年（1235）八月到任，三年（1236）八月除樞密院編修官 [165]

可知米巨秀任鎮江西廳通判上限應在 1219 年後，下限應與王萬銜接，約在 1235 年八月。據方信孺記米巨秀可能曾任靜江府之支使。[166] 此外米巨秀為一善醫醫者，在葉紹翁（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四朝見聞錄》中有記錄米巨秀為史彌遠（1164-1233）診療的經過，[167] 但其中米巨秀與米芾的關係是「米南宮五世孫」，

163（宋）方信孺，《桂勝》，卷 2，〈寶晉米公畫像記〉，頁 2365。

164（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無頁碼。

165（元）脫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至順三年修民國十二年丹徒冒廣生重刊本影印），冊 171，卷 15，〈通判〉，頁 847。俞希魯，字用中，丹徒人。王德毅等，《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二）》，頁 725-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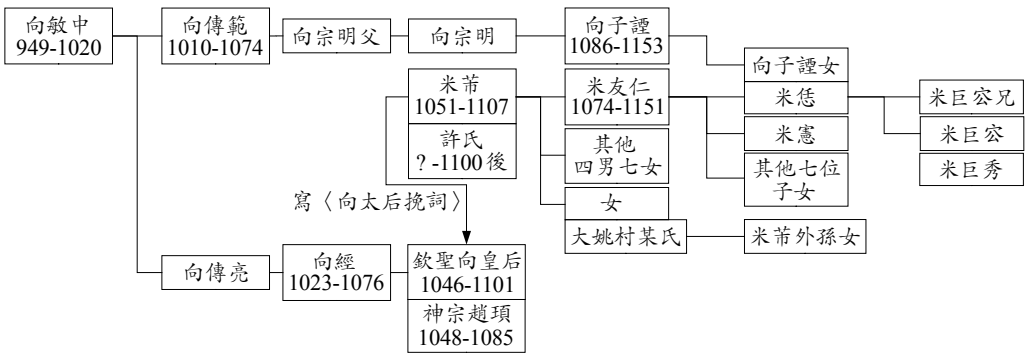
166 由於〈寶晉米公畫像記〉中缺字，僅知米巨秀任職於靜江府，官職名稱有「支使」，可能是輔佐性的官職。（宋）方信孺，《桂勝》，卷 2，〈寶晉米公畫像記〉，頁 2365。

167「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

為米芾玄孫，與方信孺〈寶晉米公畫像記〉記之曾孫牴觸。[168] 由米巨岑為米芾曾孫來看，米巨岑與米巨秀兩人當是同一輩的「巨」字輩，米巨岑自稱曾孫應較葉紹翁記錄的五世孫可信，因此米巨秀應為米芾曾孫。

米芾的孫輩、曾孫輩成員與關係可整理為下表：

表八　米芾孫輩與曾孫輩關係表



米芾曾孫輩僅能考出三人，但其關於米芾的活動仍相當明顯。米巨岑蒐集四散的米芾作品，刻成《松桂堂帖》，將米芾的書蹟保存傳播，仿效米友仁的書跋方式也彰顯了自米友仁以來不斷進行的家族文化傳承。由米巨岑跋可知其書法同樣學習米芾，其中尚提到米巨岑之父米恁與不知名的米巨岑兄長亦有蒐集米芾書蹟之行為，足以證明此為家族成員共同參與的活動。米芾的後代自米友仁至米巨岑，都相當重視以米芾為家族中心的文化和歷史記憶，並持續試圖保存、建立米芾的書法與形象。

『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妳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漫索錢萬，米以三千酬值。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嘗，有閣者亦病瘵，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輯 29 冊 27，卷 3，〈王醫〉，頁 21b-22a。葉紹翁，字嗣宗，號靖逸，浦城人，有《靖逸小集》。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 3254。

168（宋）方信孺，《桂勝》，卷 2，〈寶晉米公畫像記〉，頁 2365。

七、結語

由各文獻與紀錄的爬梳，可以整理出上至米芾六世祖米承德，下至米芾曾孫米巨宗的家族成員，並得知與米芾家族有通婚或密切來往的其他氏族。米芾的家族成員與關係總整理可見附錄一。

米芾先祖為奚族人，在北宋之初開始逐漸融入漢人社會，任職武幹高官又和皇室聯姻，並與皇室保持著密切關係，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其家世不可謂不佳。時至米芾父親米光輔雖仍任職武官，但與李柬之交往下棋、觀賞書畫表示其已有人文素養，具鑑賞能力，家族也開始進入士人社群，與其他士人家族通婚、交遊。米芾便是在此物質不虞匱乏的宮廷內長大，並浸淫在士人文化圈的環境中，或也是米芾能成為著名書家的原因之一。米芾過人的才能使他在書法史上留名，勢必也使他對兩個兒子抱持極大期望。由米芾與米友仁、米友知的互動來看，三人不但一同觀賞書畫作跋，也曾一起書寫作品，米芾更進獻米友仁〈楚山清曉圖〉或將兩人作品予以友人觀看，明顯可見其栽培之心；米友仁、米友知也在書法上克紹箕裘，米家的書畫在當時必然聲名遠播。可惜米友知早夭，米芾過世二十年後又發生靖康之難，作品散佚，北宋文化受到衝擊，而在動亂中米友仁必定意識到若僅僅繼承米芾書法並不足以保存米芾的作品和形象。

米友仁至遲在南宋初年就開始蒐集米芾流散的作品，並為宋高宗鑒定、編排整理，協助《紹興米帖》的刊刻，留下許多鑒定與評論跋文，試圖保存米芾書蹟與重建米芾的書風發展脈絡。米友仁私下也為友人、求跋者作跋，除米友仁鑒定跋為米芾真蹟保證外，父子皆善書的情形亦使人聯想到王羲之與王獻之。米友仁在試圖保存、整理米芾作品時也同時建立了家族文化傳統，其努力更為後代子孫所繼承。米憲受到父親米友仁影響，持續蒐羅米芾遺文約五十餘年，刊刻《寶晉山林集拾遺》，著重於米芾的文采；另又編寫《米氏譜》，維繫宗族血親，建立家族向心力。這些活動並非只有米憲獨自進行，由米巨宗之跋可知米恁與其長子有相同的行為，足見米氏家族成員共同參與的努力。米巨宗則蒐集未收於內府的法書，刊刻《松桂堂帖》，除刻入米友仁、向子諲的跋外，自己也仿其方式作跋，呈現了米巨宗的家族文化意識。自米友仁開始至米巨宗的各種活動，皆可見到米芾家族後代為建立家族文化、傳承以米芾為中心的傳統所做的努力。

黃寬重曾有數篇論述四明家族樓氏形塑家族傳承的文章，[169] 樓鑰（1137-1213）

169 如黃寬重，〈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收入氏著，《宋代的家族

家族藉由收藏先人文物與刊刻著作，將文物鑑賞、人脈經營作為家族教育的一環，營造藝文環境，鞏固家族地位，使家族具有建構歷史記憶與家族傳統的意識，進而形成一強烈的地方士人家族文化。米芾家族的作法與樓氏極為接近，皆有蒐集文物、刊刻著作的行為，實際上兩家族之間存在交集。樓鑰四子其中一人曾與米巨宗長兄共事，[170] 對於米氏家族同樣蒐集先人文物、保存維繫家族傳統的努力，樓氏族人必定知其用心也認同其做法，因此將〈淨名齋記〉歸還給米巨宗長兄。雖無法肯定樓氏族人是否想效法張致遠（約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前半）將嵩嶽圖碑歸還給樓鑰的行為，但此舉也能看出士人的緊密互動與家族意識，各士族除了建構維繫本身之家族傳統外，同時也與其他士族合作和互相幫助，維持地位，形成士人社群，是南宋相當有特色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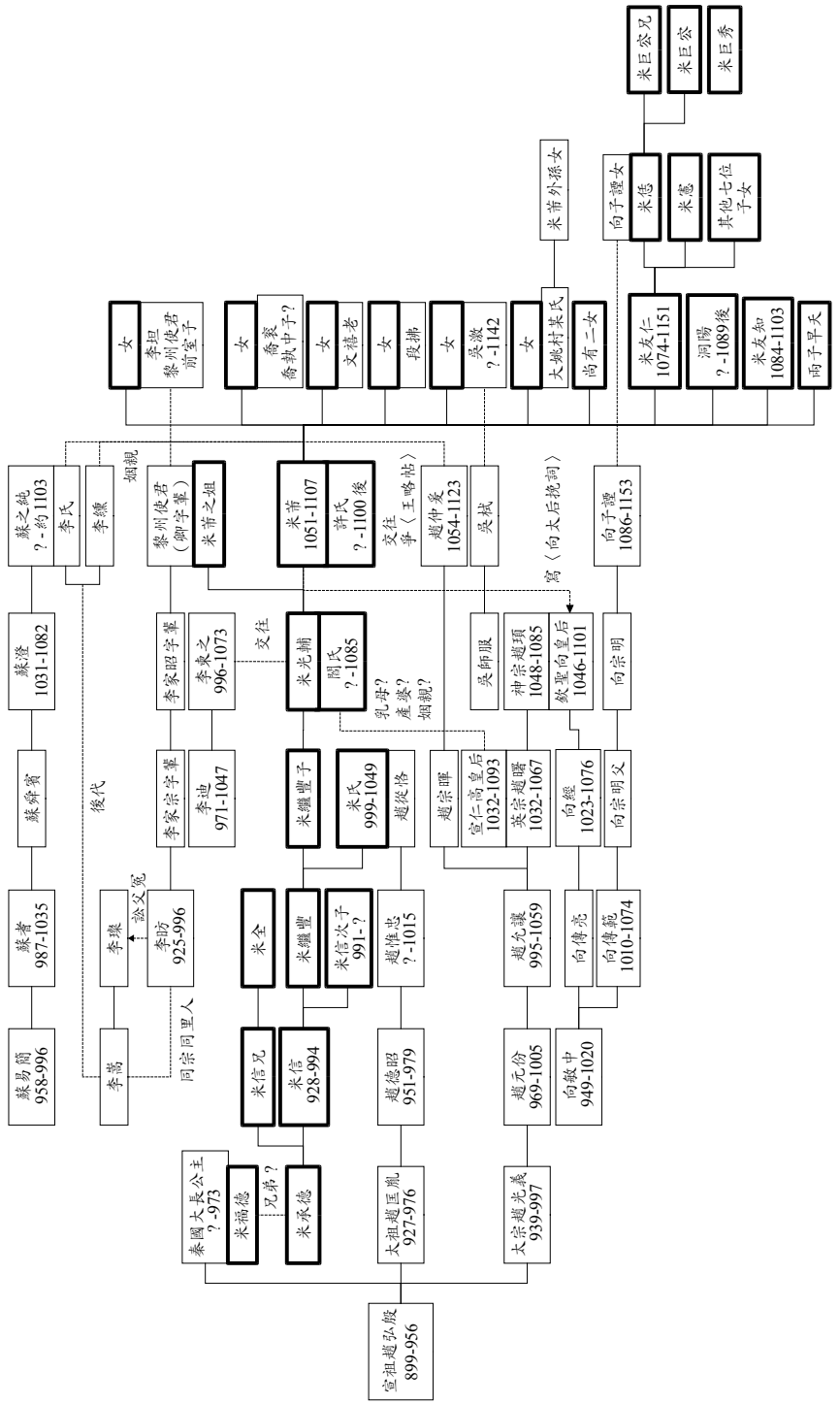
南宋保存先人文物的行為意識同樣體現在法書刻帖上。《松桂堂帖》有一帖為曹尊民（約活動於十三世紀）之收藏，為米巨宗與曹尊民之交往佐證。曹尊民為曹彥約（1157-1228）之孫，曹彥約第四子曹士冕（約活動於十二世紀後半至十三世紀中）著有《法帖譜系》，刊刻《星鳳樓帖》；曹彥約之孫曹之格（約活動於十三世紀）則刻有《寶晉齋法帖》，可知曹氏以書法為其家學。曹之格的《寶晉齋法帖》中亦將曹士冕等人的跋一同刻入，與《松桂堂帖》將米友仁、向子諲跋刻入的做法極為相似，兩人除了各帖本身外，都將其家族成員留下的書蹟跋文一併刊刻，明顯可見保存先人遺墨的意識。米巨宗與曹之格刻帖時間相近，其卷首體例又有類似之處，其中或有關聯，也反映南宋時不但有為自己家族收藏刻帖的行為，其中尚隱含了保存家族書蹟、建立文化傳統的意識。

南宋時或許因靖康之難的影響，使士人多有保存家族傳統的意識，並進行各種文化活動與歷史記憶的塑造，米芾家族亦是其中之一。透過蒐集書蹟文物與文章詩詞、書籍刊印及法帖刊刻等方式，米芾家族後代重新建立起米芾的形象與家族記憶，這些成果也在歷史幕後影響對米芾書蹟的理解，其他南宋士人的類似活動，值得繼續注意與研究。

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 103-136；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　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3 期（2011 春），頁 39-60；黃寬重，〈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 卷 1 期（2011.4），頁 55-92。

170《松桂堂帖》中米巨宗跋〈淨名齋記〉就提到其兄長與樓鑰之子的交往：「〈淨名齋記〉先南宮屬稿之筆也，大父於卷末跋其始末。伯兄為浙漕船官，幕長四明宣獻樓公之子，好古博雅，於先世翰墨尤所愛敬，出示此卷遂以歸之。」

附錄一 米芾家族關係表



米巨宓兄
米巨宓
米巨秀
米芾外孫女
向子諲女
米恁
米憲
其他七位子女
女
李坦 黎州使君前室子
女
喬袞 喬執中子？
女
文禧老
女
段拂
女
吳激 ？-1142
女
大姚村某氏
尚有二女
米友仁 1074-1151
洞陽 ？-1089後
米友知 1084-1103
兩子早夭
蘇之純 ？-約1103
李氏
李纁
姻親
黎州使君（卿字輩）
米芾之姐
米芾 1051-1107
許氏 ？-1100後
交往 爭〈王略帖〉
趙仲爰 1054-1123
吳栻
寫〈向太后挽詞〉
向子諲 1086-1153
蘇澄 1031-1082
李家昭字輩
李東之 996-1073
交往
米光輔
閻氏 ？-1085
乳母？ 產婆？ 姻親？
吳師服
神宗趙頊 1048-1085
欽聖向皇后 1046-1101
向宗明
蘇舜賓
後代
李家宗字輩
李迪 971-1047
米繼豐子
米氏 999-1049
趙從恪
趙宗暉
宣仁高皇后 1032-1093
英宗趙曙 1032-1067
向經 1023-1076
向宗明父
蘇耆 987-1035
李璪
訟父冤
李昉 925-996
米全
米繼豐
米信次子 991-？
趙惟忠 ？-1015
趙允讓 995-1059
向傳亮
向傳範 1010-1074
蘇易簡 958-996
李嵩
同宗同里人
米信兄
米信 928-994
趙德昭 951-979
趙元份 969-1005
向敏中 949-1020
秦國大長公主 ？-973
米福德
兄弟？
米承德
太祖趙匡胤 927-976
太宗趙光義 939-997
宣祖趙弘殷 899-956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宋）上官融，《友會談叢》，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76 冊 28，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光緒陸心源校刊十萬卷樓叢書本影印。

（宋）方岳，《秋崖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冊 95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叢刊．第 4 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據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刊本影印。

（宋）米友仁，《陽春集》，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9 冊 16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宋）米芾，《書史》，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 冊 56，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

（宋）米芾，《海岳名言》，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 冊 96，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

（宋）米芾，《畫史》，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2 冊 16，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明崇禎申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

（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8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序，據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影印。

（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收入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一）》，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63 冊 23，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咸豐蔣光煦校刊涉聞梓舊本影印。

（宋）何異，《宋中興學士院題名》，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冊 4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影印。

（宋）呂居仁，《軒渠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 6，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本影印。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86 冊 79，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據清光緒廣雅書局原刻本影印。

（宋）周必大，《盧陵周益國文忠公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52，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傅增湘校清歐陽棨刻本影印。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55 冊 7，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道光榮譽輯刊本影印。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7 冊 63，臺北：藝文印

書館，1965，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影印。

（宋）范成大、汪泰亨等續修，《吳郡志》，收入《中華再造善本》，輯 2 冊 2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定刻元修本影印。

（宋）桑世昌，《蘭亭考》，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9 冊 63，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宋）祖無擇，《龍學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宋）祝穆，《事文類聚》，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932，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

（宋）張擴，《東窗集》，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輯 4 冊 5，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8，據中央圖書館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影印。

（宋）莊綽，《雞肋編》，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65 冊 16，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咸豐蔣光煦校刊本影印。

（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2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冊 74，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

（宋）陳騤，《南宋館閣錄》，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冊 43，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據清光緒中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本影印。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55，北京：線裝書局，2004，明汲古閣鈔本。

（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9 冊 27，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宋）董更，《書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宋）趙構，《翰墨志》，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 冊 6，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陶氏涉園影宋咸淳左圭原刻百川學海本影印。

（宋）劉克莊，《後村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冊 80，北京：線裝書局，2004，明謝氏小草齋鈔本。

（宋）劉宰，《京口耆舊傳》，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64 冊 120，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本影印。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冊 64，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武英殿聚珍本。

（宋）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收入《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冊 44，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元刊本影印。

（宋）盧憲，《（嘉定）鎮江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6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宛委別藏本。

（宋）魏了翁，《鶴山題跋》，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22 冊 27，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崇禎毛晉校刊津逮祕書本影印。

（宋）蘇舜欽，《蘇學士集》，收入《四部備要》，冊 435，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據宋氏校刻本校刊本影印。

（元）佚名，《氏族大全》，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95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入《國學基本叢書．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58，據萬有文庫本影印。

（元）脫因修，俞希魯，《（至順）鎮江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冊 171，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至順三年修民國十二年丹徒冒廣生重刊本影印。

（元）脫脫，《宋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冊 28、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元至正刊本闕卷以明成化刊本配補百衲本影印。

（元）湯垕，《畫鑒》，收入《原刻景印叢書集成續編》，輯 24 冊 43，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據清道光十一年曹溶輯陶越增訂六安晁氏排印本影印。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1288，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

（明）朱存理，《珊瑚木難》，收入《原刻景印叢書集成續編》，輯 6 冊 37，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據吳興張氏采輯善本彙刊本影印。

（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冊 1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明）汪珂玉，《珊瑚網法書題跋》，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6 冊 45，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據何夢華藏鈔本影印。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臺北：新興書局，1971，據明萬曆己卯凌稚哲原本影印。

（明）孫鳳，《孫氏書畫鈔》，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 84，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本影印。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收入徐德明校點，《古代書畫著作選刊．清河書畫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池北草堂四庫全書對校本。

（明）張鳴鳳，《桂勝》，收入《古學彙刊》，冊 4，揚州：廣陵書社，2006，上海國粹學報社古學彙刊本。

（明）符觀，《（弘治）溧陽縣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弘治十一年刊本。

（明）都穆，《寓意編》，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30 冊 8，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6，據清乾隆中陸烜校刊本影印。

（明）陳道、黃促昭，《（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3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弘治四年刻本影印。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冊 102，上海涵芬樓景印吳縣潘氏滂熹齋藏元刊本。

（明）解縉，《春雨雜述》，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輯 18 冊 65，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明萬曆繡水沈氏尚白齋刻寶顏堂祕笈本影印。

（明）熊相，《（正德）瑞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42，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刻本影印。

（明）趙琦美，《趙氏鐵琯瑚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明）盧熊，《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冊 432、434，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洪武十二年鈔本。

（明？）佚名，《淮南水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據光緒辛丑季秋錢唐丁氏本影印。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2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清）徐松，《中興禮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北京圖書館藏清蔣氏寶彝堂抄本。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冊 55，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本影印。

（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粵雅堂叢書南海伍氏刊本。

（清）張九徵等，《（乾隆）鎮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十四）．江蘇府縣志輯（二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據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影印。

（清）王杰、董誥等奉敕編，《石渠寶笈．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收入《古書題跋叢刊》，冊 21，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光緒八年壬午冬月十萬卷樓刊本影印。

（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收入《古書題跋叢刊》，冊 23，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據清光緒二十四年刊本影印。

近代論著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方愛龍，《南宋書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王連起、薛永年主編，《米芾書法全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19．宋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

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著，曾藍瑩譯，〈克盡孝道的米友仁——論其對父親米芾書跡的搜集及米芾書跡對高宗朝廷的影響〉，《故宮學術季刊》，9 卷 4 期，1992 年夏季，頁 89-126。

昌彼得、程元敏、王德毅、侯俊德，《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

俞鹿年，《中國官制大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孫祖白，《米芾米友仁》，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徐邦達，《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海外藏中國法書集．日本卷．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秦效成，《方岳年譜》，收入吳洪澤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冊 1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高輝陽，〈米芾家世年里考〉，《美術學報》，15 期，1981 年 1 月，頁 2601-2625。

張小貴，〈宋代米芾族源及其信仰〉，《中華文史論叢》，2010 年 3 期，頁 371-393+401-402。

黃寬重，〈千絲萬縷——樓氏家族的婚姻圈與鄉曲義莊的推動〉，收入氏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頁 103-136。

黃寬重，〈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 卷 1 期，2011 年 4 月，頁 55-92。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　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3 期，2011 年春季，頁 39-60。

黃緯中，〈金朝書畫家王庭筠生平的兩項討論〉，收入氏著，《書史拾遺》，臺北：檉研筆墨，2004，頁 119-125。

楊春曉，〈米芾、米友知與《唐文皇哀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 2 期，頁 86-94。

劉正成、曹寶麟主編，《中國書法全集．37．宋遼金編．米芾卷一》，北京：榮寶齋，1992。

鄭峰明，《米芾書學之研究》，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0。

鮑樸主編，《中國歷代碑刻書法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羅紹文，〈米芾為西域人後裔考〉，《歷史研究》，1988 年 2 期，頁 92-95。

東京国立博物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東京：台東区芸術文化財団，2012。

松丸道雄等編，《中国法書選・35・褚遂良法帖集》，東京：二玄社，1989。

塘耕次，《米芾 宋代マルチタレントの実像》，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Sturman, Peter Charles. “Mi Youren and the Inherited Literati Tradition: Dimensions of Ink-play.”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9.

圖版出處

圖 1　宋，米芾，跋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日本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東京国立博物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尚意競艷—宋時代の書—》，東京：台東区藝術文化財団，2012，頁 8，圖 1-（5）。

圖 2　宋，米芾，〈爭王略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宋，米友仁，〈錄示文字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宋，米芾，〈叔晦帖〉，東京国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海外藏中國法書集．日本卷．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2-173。

圖 5　宋，米芾，〈司勛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紹興米帖（下）》。圖版取自王連起、薛永年主編，《米芾書法全集》，冊 17 法帖 6，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圖 6　宋，米芾，〈晉紙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唐，褚遂良，〈唐文皇哀冊〉局部，東京国立博物館藏（陳崇本）。圖版取自松丸道雄等編，《中国法書選．35．褚遂良法帖集》，東京：二玄社，1989，頁 10。

圖 8　宋，米芾，〈向太后挽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19．宋代書法》，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頁 119。

圖 9　宋，米芾，〈右史帖〉，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英光堂米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0．宋澄清堂帖 宋英光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258-260。

圖 10　宋，米憲，跋〈寶晉山林集拾遺〉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寶晉山林集拾遺》，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圖版取自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8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序，頁 267。

圖 11　宋，米巨宗，跋米芾〈寶晉篆額〉、〈海岳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74-75。

圖 12　宋，米巨宗，跋米芾〈寶晉三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85-86。

圖 13　宋，米巨宗，跋米芾〈壯觀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89。

圖 14　宋，米巨宗，跋米芾〈嘉興縣君錢氏墓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94。

圖 15　宋，米巨宗，跋米芾〈淨名齋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

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15-116。

圖 16 宋，米巨宗，跋米芾〈參賦〉，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2．宋姑孰帖 宋松桂堂帖 元樂善堂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 129。

Inheriting Mi Fu's Legacy: Mi Fu's Family and the Endeavor in Preserving and Glorifying His Cultural Heritage

Liu, Kuan-hung
Depart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heritage of artifacts requires long lasting constructing and sculpting on the part of promoters to be established as a paradigm. These promoters are usually neglected through history, but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ow people in later periods interpret the image and figure of a paradigm.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paradigm, the way of 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can be the most vital thing that needs to dealt with, no matter the promoter or the researcher. The family members and close friends of the artist were doubtless often the first and most indispensable characters for researchers to consider.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Mi Fu's (1051-1107) family as an example. By researching Mi Fu's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activities, we can not only know about Mi Fu's ancestors and their environment but also how the descendants of Mi Fu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his heritage. The descendants of Mi Fu regarded Mi Fu as the centre of their family culture, which simultaneously established Mi Fu's image and tradition. The assiduous efforts of Mi Youren (1074-1151) are well known due to hi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tyle inherited from Mi Fu, and so was his connoisseurship for Song Gaozong (1107-1187, r. 1127-1162). Similar activities were continuous till Mi Fu's great grandson. The endeavors of Mi Fu's descendants included collecting Mi Fu's calligraphies and verse, book publishing, epitaph carving, and calligraphy style learning. All of these were intended to preserve and propagate Mi Fu's artworks that were scattered during the Jingkang Incident. The Mi family constructed Mi Fu's image based on their family tradition and memories by means of these efforts. The fruitful results have had a prodigious and unremitting influence on how people interpreted Mi Fu, which is worth of researching and emphasizing.

Keywords: Family of Mi Fu, Mi Youren, Mi Youzhi, Mi Xian, Mi Jurong, *Supplements to the Anthology of Mi Fu, Calligraphy Compendium of the Hall of Pine and Sweet Olive*

圖 1 宋 米芾 跋蔡襄〈謝賜御書詩表〉 日本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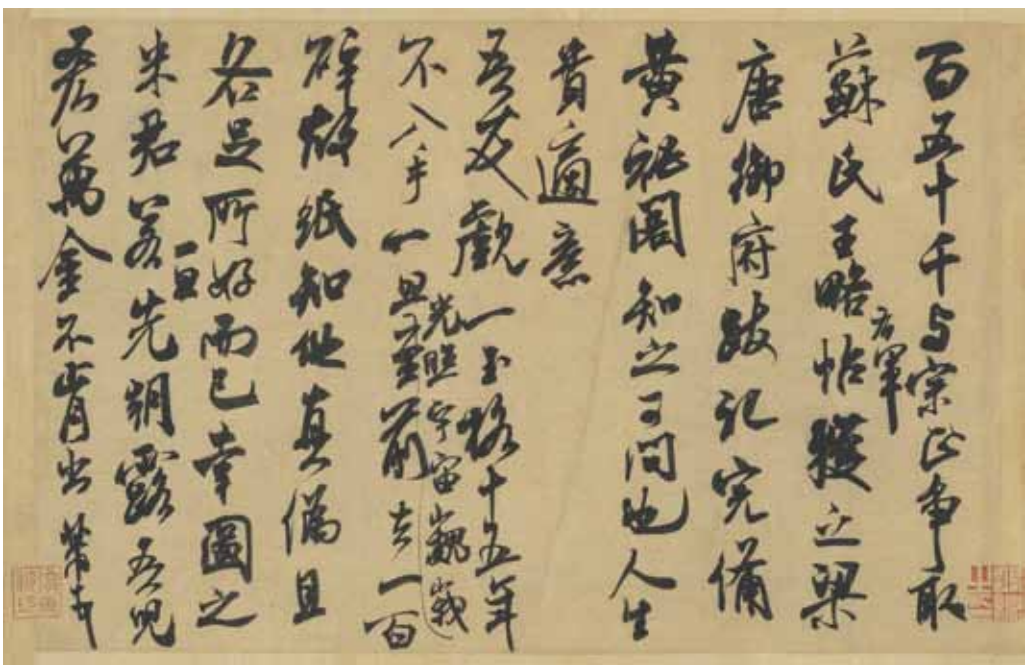


圖 2 宋 米芾 爭王略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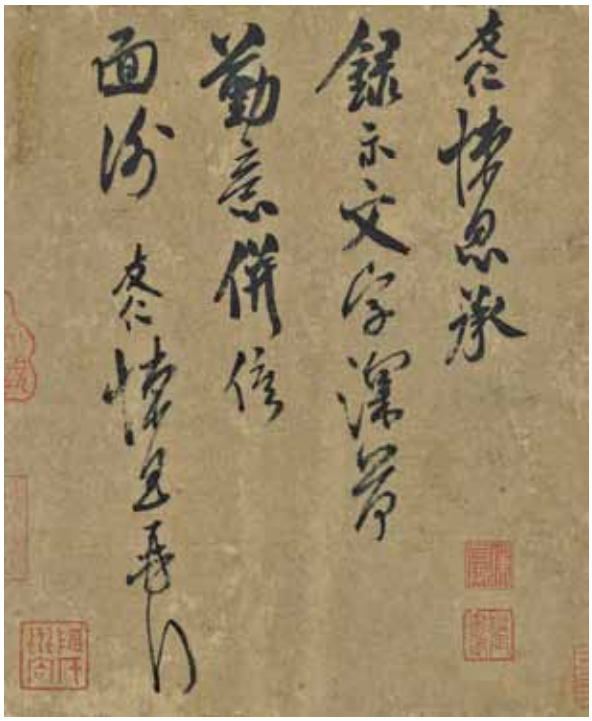


圖 3　宋　米友仁　錄示文字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宋　米芾　叔晦帖　東京国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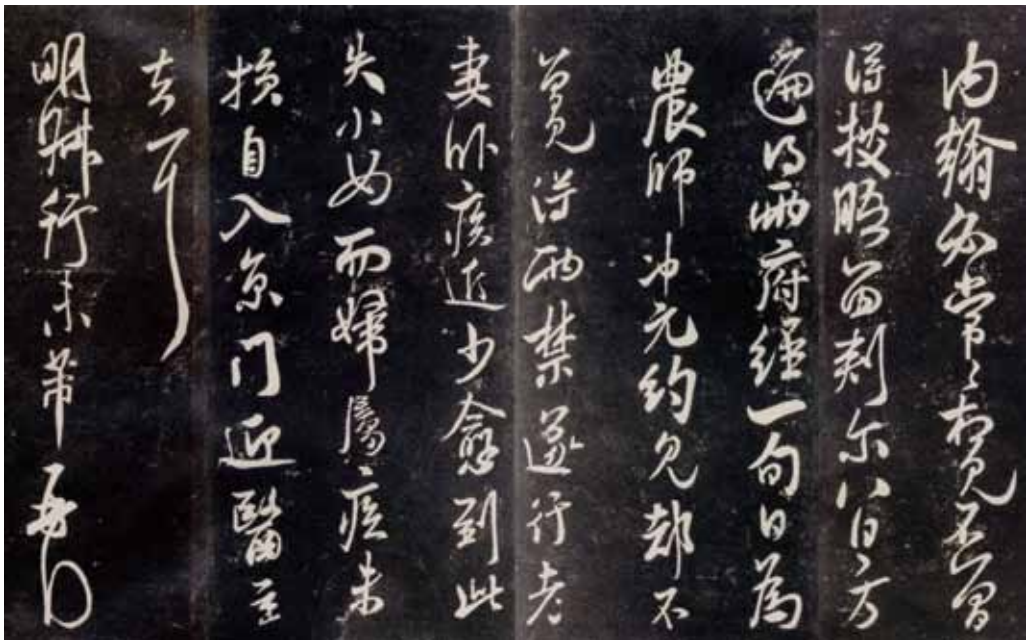


圖 5 宋 米芾 司勛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紹興米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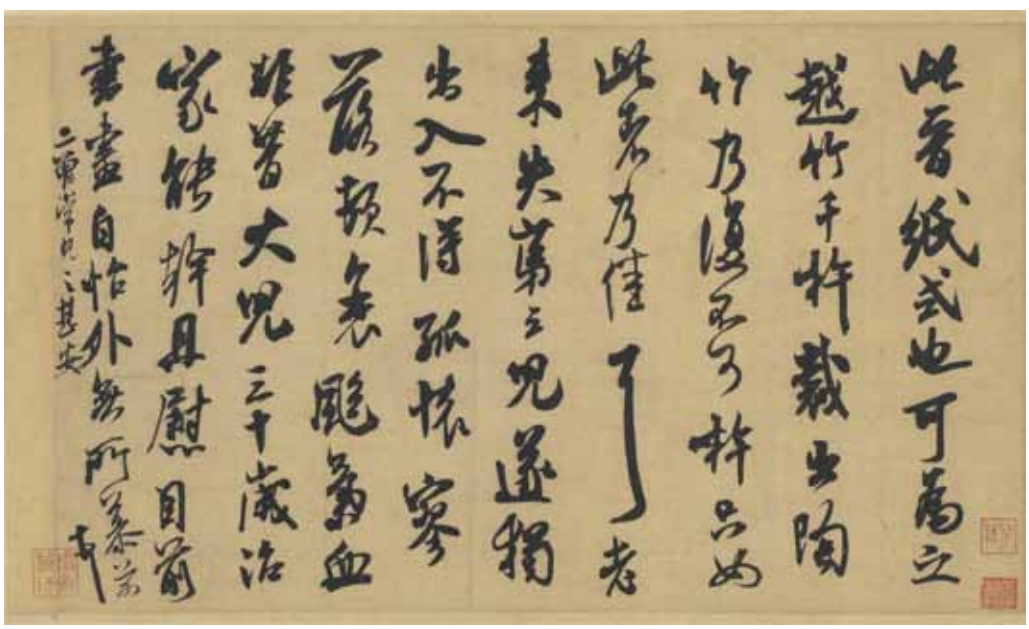


圖 6 宋 米芾 晉紙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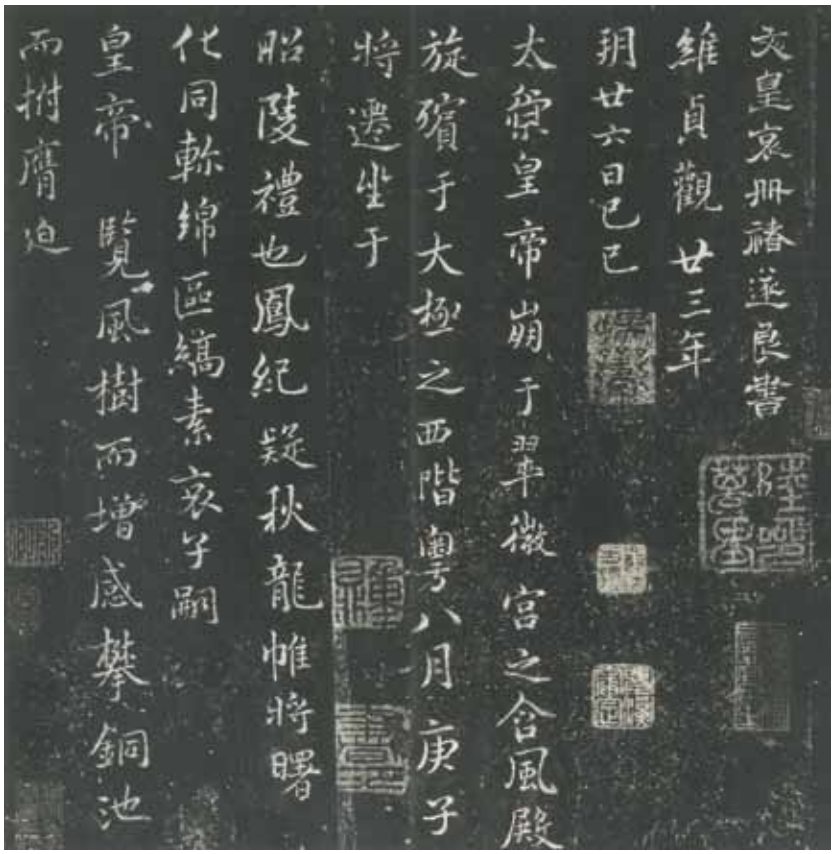


圖 7　唐　褚遂良　唐文皇哀冊　局部　東京国立博物館藏（陳崇本）

圖 8　宋　米芾　向太后挽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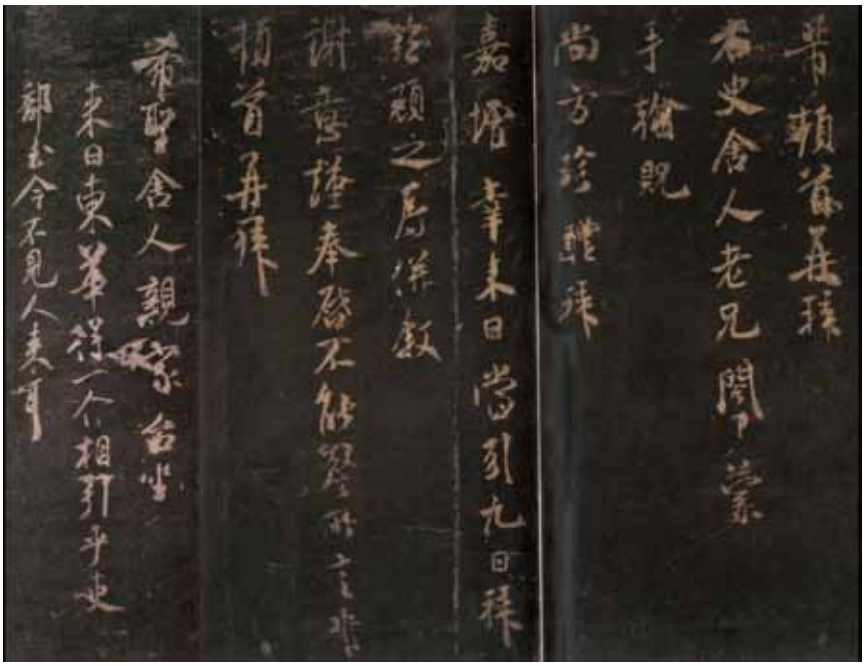


圖 9 宋 米芾 右史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英光堂米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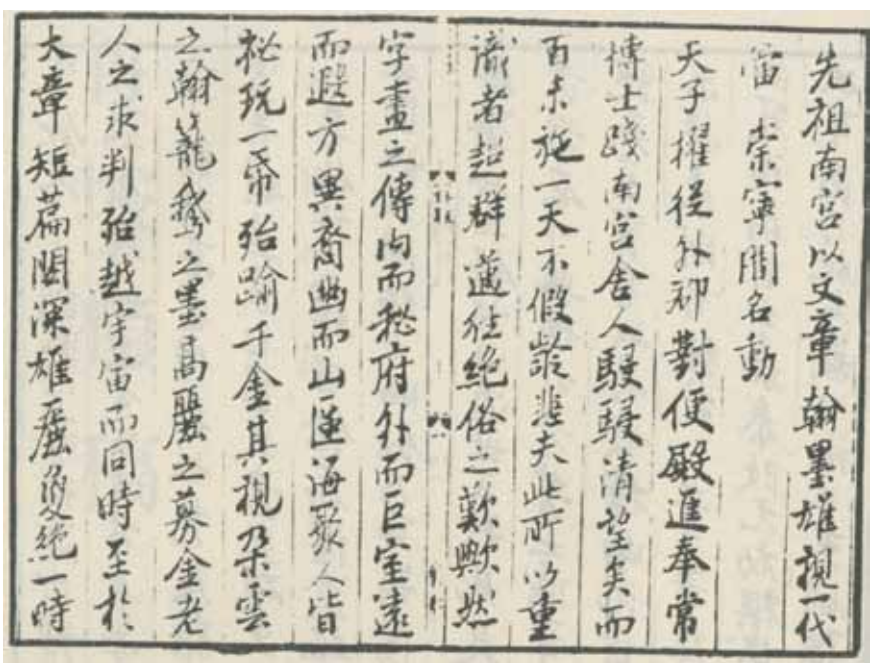


圖 10 宋 米憲 跋〈寶晉山林集拾遺〉局部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寶晉山林集拾遺》 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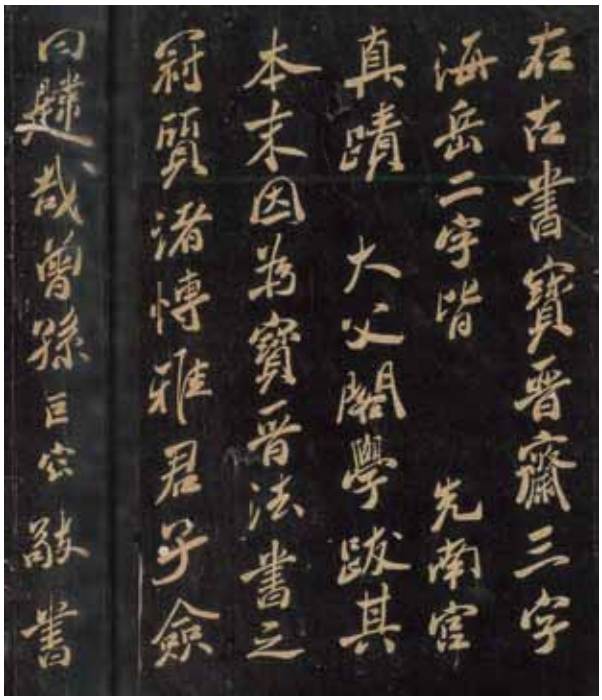


圖 11　宋　米巨宓　跋米芾〈寶晉篆額〉、〈海岳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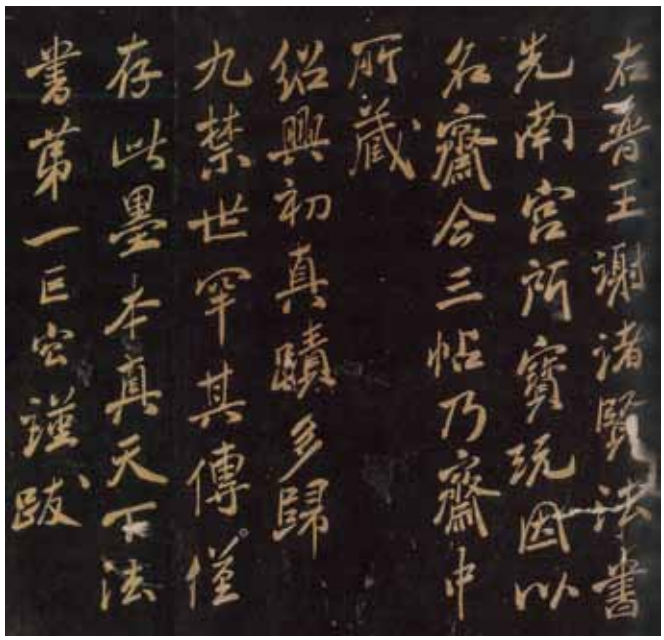


圖 12　宋　米巨宓　跋米芾〈寶晉三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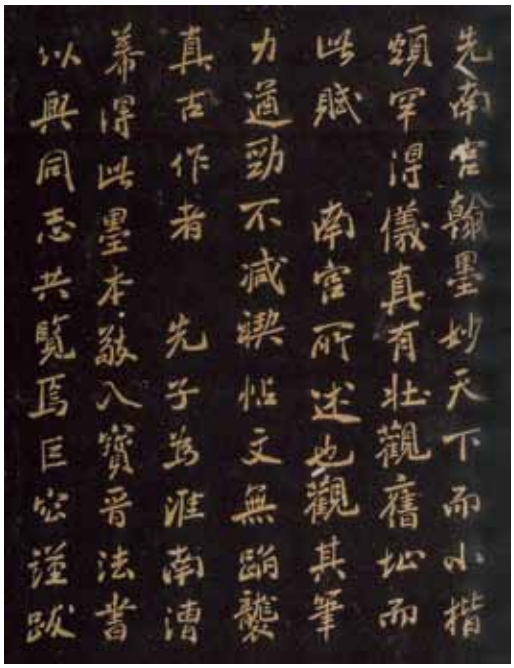


圖 13 宋 米巨公 跋米芾〈壯觀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

圖 14 宋 米巨公 跋米芾〈嘉興縣君錢氏墓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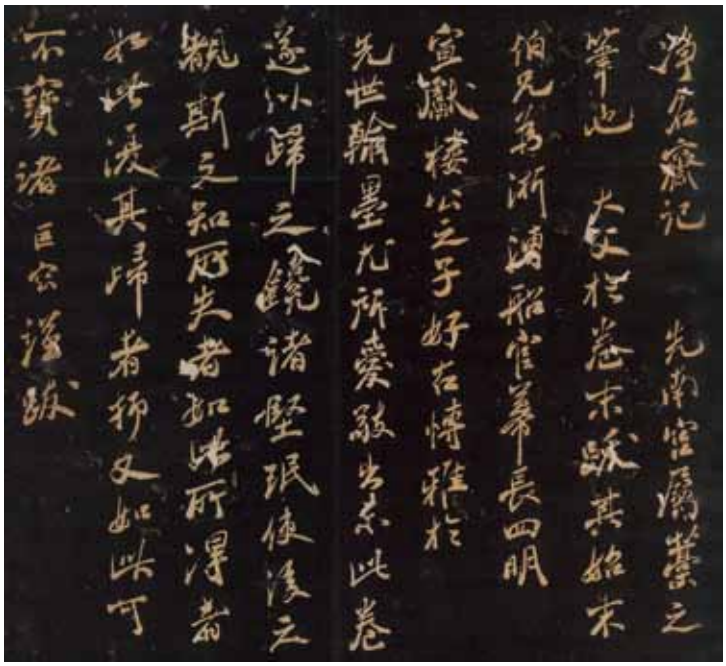


圖 15　宋　米巨公　跋米芾〈淨名齋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

圖 16　宋　米巨公　跋米芾〈參賦〉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桂堂帖》